

卷一 修身之道

勉君子应立志

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，内途中日记六页，外药子一包。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喜以慰。

自九弟出京后，余无日不忧虑，诚恐道路变故多端，难以臆揣。及读来书，果不出吾所料。千辛万苦，始得到家。幸哉幸哉！郑伴之不足恃，余早已知之矣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余实不胜感激。在长沙时，曾未道及彭山岷，何也？又为祖母买皮袄，极好极好，可以补吾之过矣。

观四弟来信甚详，其发奋自励之志，溢于行间。然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搁，不如出外较清净耳。然出外从师，则无甚耽搁；若出外教书，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。且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；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净之乡、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！

六弟自怨数奇，余亦深以为然。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，吾窃笑其志之小，而所忧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，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，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、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六弟屈于小试，自称数奇，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。

盖人不读书则已，亦即自名曰读书人，则必从事于“大学”。“大学”之纲领有三：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！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、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、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？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“大学”之纲领，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。其条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：曰格物，曰诚意。

格物，致知之事也；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皆物也，天地万物皆物也，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。格者，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；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；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即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

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。书皆楷字，三月则订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盖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。故所读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，与诸弟看。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冯树堂与余同日起，亦有日课册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如兄，敬我如师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，因今日镜海先生来，要将本子带回去，故不及抄。十一月有白折差，准抄几页付回也。

余之益友，如倭艮峰之瑟闲，令人对之肃然。吴竹如、窦兰泉之精义，一言一事，必求至是。吴子序、邵蕙西之谈经，深思明辨。何子贞之谈字，其精妙处，无一不合，其谈诗尤最符契。子贞深喜吾诗，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。兹抄二页，付回与诸弟阅。冯树堂、陈岱云之立志，汲汲不遑，亦良友也。镜海先生，吾虽未尝执贽请业，而心已师之矣。

吾每作书与诸弟，不觉其言之长，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。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，我实乐之，如获至宝。人固各有性情也。

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，念念欲改过自新。思从前与小珊有隙，实是一朝之忿，不近人情，即欲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，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。十三日与岱云合伙，请小珊吃饭。从此欢笑如初，前隙尽释矣。

金竺虔报满用知县，现住小珊家，喉痛月余，现已全好。李笔峰在汤家如故。易莲舫要出门就馆，现亦甚用功，亦学倭艮峰者也。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。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，拟斩临候。英夷之事，业已和抚。去银二千一百万两，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。现在英夷已全退矣。两江总督牛鉴，亦锁解刑部治罪。

近事大略如此。容再续书。

兄国藩手具十月二十六日

勉在孝悌上用功

澄侯、叔淳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、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。

四弟之信，具见真性情，有困心横虑、郁积思通之象。此事断不可求速效。求速效必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；愈欲速则愈锢蔽矣。

来书往往词不达意，我能深谅其苦。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。若细读《贤易色》一章，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。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便是十分学。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，于孝悌伦纪之大，反似与书不相关。殊不知书上所载的，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，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笔下说不出何妨！若事事不能做，并有亏于伦纪之大，即文章说得好，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。贤弟性情真挚，而短于诗文，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？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所说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务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，无一时不顺适；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学问也。若诗文不好，此小事，不足计；即好极，亦不值一钱。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？

科名之所以可贵者，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，谓禄仕可以养亲也。今吾已得之矣，即使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欢，可以养亲，何必兄弟尽得哉？贤弟若细思此理，但于孝悌上用功，不于诗文上用功，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。

凡作字总须得势，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。三弟之字，笔笔无势，是以局促不能远纵。去年曾与九弟说及，想近来已忘之矣。

九弟欲看余白折。余所写折子甚少，故不付。大铜尺已经寻得。付笔回南，目前实无妙便，俟秋间定当付还。

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，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，后半劝凌云莫看地，实有道理。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，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。地仙为人主葬，害人一家，丧良心不少，未有不家败人亡者，不可不力阻凌云也。至于纺棉花之说，如直隶之三河县、灵寿县，无论贫富男妇，人人纺布为生，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。江南之妇人耕田，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。湖南如浏阳之夏布、祁阳之葛布，宜昌之棉布，皆无论贫富男妇，人人依以为业。此并不足为骇异也。第风俗难以遽变，必至骇人听闻，不如删去一段为妙。书不尽言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日

讲事贵乎专之理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诸弟信，系腊月十六在省城发，不胜欣慰。四弟女许朱良四姻伯之孙，兰姊女许贺孝七之子，人家甚好，可贺。惟蕙妹家颇可虑，亦家运也。

六弟、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，罗山兄处附课甚好。既在此附课，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，以明有所专主也。凡事皆贵专。求师不专，则受益也不入；求友不专，则博爱而不亲。心有所专宗，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，亦无不可。无所专宗，而见异思迁，此眩彼夺，则大不可。罗山兄甚为刘霞仙、欧晓岑所推服，有杨生（任光）者，亦能道其梗概，则其可为师表明矣，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，在省用钱，可在家中支用（银三十两则够二弟一年之用矣，亦在吾寄一千两之内）。予不能别寄与弟也。

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，彼时无折差回南，至十二月中旬始发信，乃两弟之信骂我糊涂。何不检点至此！赵子舟与我同行，曾无一信，其糊涂更何如耶？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腊月初未尝接一家信。我在蜀可写信由京寄家，岂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？又将骂何人糊涂耶！凡动笔不可不检点。

陈尧农先生信至今未接到。黄仙垣未到京。家中付物，难于费心，以后一切布线等物，均不必付。九弟与郑、陈、冯、曹四信，写作俱佳，可喜之至。六弟与我信字太草率，此关乎一生福分，故不能不告汝也。四弟写信语太不圆，由于天分，吾不复责。余容续布，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二十六日

对宗族姻党宜敬爱之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十四日发十四号家信，因折弁行急，未作书与诸弟。十六早接到十一月

十二所发信，内父亲一信、四位老弟各一件。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，内父亲及四、六、九弟各一件。俱悉一切，不胜欣幸。

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为有礼，可感之至。兹寄一信去。西坤四位，因送项太简，致生嫌隙。今虽不复形之口角，而其心究不免有缺望。故特作信寄丹阁叔，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。贤弟将此信呈堂上诸大人，以为开诚布公否？如堂上诸大人执意不肯送去，则不送亦可也。四弟之诗又有长进，第命意不甚高超，声调不甚响亮。命意之高，须要透过一层。如说考试，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，不足介怀，则诗意高矣；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，则意浅矣。举此一端，余可类推。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，熟则响矣。去年树堂所寄之笔，亦我亲手买者。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，实不能再寄，汉璧尚可寄，然必明年会试后乃有便人回南，春间不能寄也。五十读书固好，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此语不诬也。常家欲与我结婚，我所以不顾者，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，衣服鲜明，仆从烜赫，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，乱我家规，诱我子弟好奢耳。今渠再三要结婚，发甲五八字去，恐渠家是要与我为亲家，非欲与弟为亲家，此语不可不明告之。贤弟婚事，我不敢作主，但亲家为人何如，亦须向汪三处查明。若吃鸦片烟，则万不可对；若无此事，则听堂上各夫人与弟自主之可也。所谓翰堂秀才者，其父子皆不宜亲近，我曾见过，想衡阳人亦有知之者。若要对亲，或另请媒人亦可，六弟九月之信，于自己近来弊病颇能自知，正好用功自医，而犹曰“终日泄泄”，此则我所不解者也。家中之事，弟不必管。天破了自有女娲管，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。家事有堂上大人管，外事有我管，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，何必问其他哉？至于宗族姻党，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，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。孔子曰“泛爱众而亲仁”，孟子曰“爱人不亲反其仁”，“礼人不答反其敬”。此刻未理家事，若便多生嫌怨，将来当家立业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？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，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。十一月信言现看《庄子》并《史记》甚善。但作事必须有恒，不可谓考试在即，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。必须从首至尾，句句看完。若能明年将《史记》看完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，不必问进学与否也。贤弟论袁诗、论作字亦皆有所见，然空言无益，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。譬如人欲进京，一步不行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，亦何益哉？即言之津津，人谁得而信之哉？九弟之信，所以规劝我者甚切，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。然我用功，实脚踏实地，不敢一毫欺人。若如此做去，不作外官，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。上不敢欺天地祖父，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子也。而省城之闻望日隆，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。我在京师，惟恐名浮于实，故不先拜一人，不自诩一言，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。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，此间九月早已知之。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，则至今不知。诸弟以后写信，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族戚家光景，务必一一详载。季弟信亦谦虚可爱，然徒谦亦不好，总要努力前进。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。余他无可取，惟近来日日有恒，可为诸弟倡率。四弟、六弟纵不欲以有恒自立，独不怕坏季弟之样子乎？

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学士，陈官俊得协办大学士。自王中堂死后，隔三年，大学士始放人，亦一奇也。书不宣尽。

兄国藩手具 十二月十八日

遵祖父意祖母不必改葬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书，俱悉一切。澄侯以腊月二十三至岳州，余见罗艺皋已知之。后过湖又阻风，竟走七十余天始到。人事之难测如此！吾弟此后又添了阅历工夫矣。黎樾乔托带之件，当装车时，吾语弟曰：“此物在大箱旁边恐不妥，弟明日到店，须另安置善地。”不知弟犹记得我言否？出门人事皆须细心。今既已弄坏，则亦不必过于着急。盖此事黎樾乔与弟当分任其咎。两人皆粗心，不得专责弟一人也。

祖大人之病久不见效，兄细思之，恐有火，不宜服热药，盖祖父体赋素强，丁酉之春以服补药之故，竟成大病。后泽六爷以凉药治好。此次每日能吃三中碗饭，则火未甚衰，恐医者不察，徒见小便太数，则以为火衰所致，概以热药投之，亦足误事。兄不明医理，又难遥度，而回忆丁酉年之往事，又闻陶云汀先生为补药所误之说，特书告家中。望与名医细商，不知有可服凉药之理否？兄自去年接祖母卜后，即日日思抽身南归。无如欲为归计，有三难焉：现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，欲归则无钱还帐，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，甚难措办。一难也。不带家眷而归，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，不能遽还京师，是两头牵扯；如带家眷，则途费更多，家中又无房屋。二难也。我一人回家，轻身快马，不过半年可以还京。第开缺之后，明年恐尚不能补缺，又须在京闲住一年。三难也。

有此三难，是以踌躇不决。而梦寐之中，时时想念堂上老人，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。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，则弟书信与我，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，我立即回家。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，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。下次写信，务必详细书堂上各位老人之意。

祖母之葬事既已办得坚固，则不必说及他事。日前所开山向吉凶之说，亦未可尽信。山向之说，地理也；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，天理也。祖父之意已坚，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，而改卜他处，则祖父一怒，肝气必郁，病势必加，是已大逆天理；虽得吉地，犹将变凶，而况未必吉乎？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。或吉或凶，听天由命；即朱尧阶、易敬臣亦不必请他寻地（尧阶二人如看得有妥地，亦不妨买）。四弟则在家帮父亲、叔父管家事，时时不离祖父左右。九弟、季弟则专心读书。只要事事不违天理，则地理之说，可置之不论不议矣。

吾身之癖，春间又发，特不如去岁之甚。面上颈上则与弟出京时一样，未再发也。六弟近日颇发愤，早间亦能早起。纪泽《诗经》尚未读完，现系竹屋教，总多间断，将来必要请一最能专馆之人。

黎樾乔御史报满引见，回原衙门行走。黄正斋之长子于正月初间失去，至今尚未归来。邓星阶就正斋之馆，李希庵就杜兰溪之馆，系我所荐。同县刘九爷、罗邹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，住新馆。江岷樵住张相公庙，去我家甚近。郭筠仙尚未到。袁漱六于正月二十四到京，现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。周苻农尚未到。杨春皆于正月二日生一子。刘药云移寓虎坊桥，其病已全好。赵崧原之妻于正月仙逝。舒伯鲁二月出都。我家碾儿胡同房东将归，三四月必须搬家。黄秋农之银已付来，加利息十两，兄意欲退还他。

九弟、季弟读书，开口便有自画之意。见得年纪已大，功名无成，遂有懒惰之意。此万万不可。兄之乡试座师徐晓屯、许吉斋两先生，会试房师季仙九先生，皆系二十六七入泮，三十余岁中举，四十余岁入词林。诸弟但须

日日用功，万不必作叹老嗟卑之想。譬如人欲之京师，一步不动而长吁短叹，但曰京师之远，岂我所能到乎？则旁观者必笑之矣。吾愿吾弟步步前行，日不止，自有到期，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。望澄侯时时将此譬喻说与子植、季洪听之，千万千万！无怠无怠！

九弟信言诸妯娌不甚相能，尤望诸弟修身型妻，力变此风。若非诸弟痛责己躬，则内之气象必不改，而乖戾之致咎不远矣。望诸弟熟读《训俗遗规》、《教女遗规》，以责己躬，以教妻子。此事全赖澄弟为之表率，关系至大，千万千万！不胜囑切之至！，伏惟留心自反为幸。

兄国藩手草 二月十二日

请堂上亲长常吃补品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发家信，俱悉一切。男等在京身体平安。男癖疾已痊愈，六弟体气如常。纪泽兄妹五人皆好。男妇怀喜平安，不服药。

同乡各家亦皆无恙。陈本七先生来京，男自有处置之法，大人尽可放心，大约款待从厚，而打发从薄。男光景颇窘，渠来亦必自悔。

九弟信言母亲常睡不着。男妇亦患此病，用熟地、当归蒸母鸡食之，大有效验。九弟可常办与母亲吃。乡间鸡肉、猪肉最为养人，若常用黄芪、当归等类蒸之，略带药性而无药气，堂上五位大人食之，甚有益也，望诸弟时时留心办之。

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大路，男曾对四弟言及，要将路改于墪下，在檀山嘴那边架一小桥，由豆土排上横穿过来。其三角丘则多栽竹树，上接新塘墪大枫树，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，甚为完紧，我家之气更紧。望堂上大人细思。如以为可，求叔父于明春栽竹种树；如不可，叔父写信示知为幸。

男等于二十日期服已满，敬谨祭告。二十九日又祭告一次。余俟续具。

十二月初六日

生性不能精明威猛

澄、沅、洪三弟左右：

三十日奉至父大人手谕及三弟信件，俱悉一切。

长夫俱留在此，吃上头饭，每日给钱百文，实无一事可劳其筋力，故不能不略减也。借用厉伯符之抽箱，内竟无抄录《说文便考》，不知何处遗失，俟查出付回。

沅弟言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，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，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。无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。所以不能威猛，由于不能精明。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甲三之论、甲五之小讲，已加批付回。科一、科三、科四之字俱好。科一请安稟，其字画粗大，颇有乃父之风。

季弟在益阳所领钱文，绅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，在湘阴时即在兄处领得实收，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。

四月初一日与中丞会奏请调贵州、广东兵，兹于二十六日奉寄谕，抄录

付回。余不一一。

国藩手草

五月初一日

读名人文集足以养病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春二、维五到营，接奉父亲大人手谕并澄沅来信、纪泽儿禀函，俱悉一切。

此间自四月十九小挫之后，五月十三各营在青山与该逆大战一次，幸获全胜。该逆水战之法尽仿我军之所为，船之大小长短，桨之疏密，炮之远近，皆与我军相等。其不如我军处，在群子不能及远，故我军仅伤数人，而该逆伤亡三百余人。其更胜于我处，在每桨以两人推送，故船行更快。

罗山克复广信后，本可即由饶州、都昌来湖口会剿，因浙江抚台札令赴徽州会剿，故停驻景德镇，未能来湖口。顷又因义宁州失守，江西抚台调之回省城，更不能来南康、湖口等处。事机未顺，处处牵掣，非尽由人力作主也。

永丰十六里练团新集之众，以之壮声威则可，以之打仗则恐不可，澄弟宜认真审察一番。小划子营，如有营官、哨官之才，望即告知荫亭，招之以出。沅弟荐曾和六，其人本有才，但兵凶战危，渠身家丰厚，未必愿冒险从戎。若慷慨投笔则可，余以札调则不宜也。朱楚成之才，不过能带一舢板。闻父亲所办单眼镜甚为合用，但引眼宜略大，用引线两三根更为可靠。

沅弟买得方、姚集，近已阅否？体气多病，得名人文集静心读之，亦自足以养病。凡读书有难解者，不必遽求甚解。有一字不能记者，不必苦求强记，只须从容涵泳。今日看几篇，明日看几篇，久久自然有益。但于已阅过者，自作暗号，略批几字，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。筠仙来江西时，余作会合诗一首，一时和者数十人，兹命书办抄一本寄家一阅。

癖疾近已大愈，惟今年酷暑异常，将士甚苦，余不一一，即问近好。

父亲大人前，即此跪禀万福金安。叔父大人前，诸弟送阅稟安。

兄国藩手草

五月二十六日

勤奋自立始能兴家立业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日胡二等归，接弟十三夜书，俱悉一切。

所论兄之善处，虽未克当，然亦足以自怡，兄之郁郁不自得者，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；此次又草草去职，致失物望，不无内疚。

朱尧阶于初九日来家。刘霞仙侍其叔父镜湖于十三日来家，悉心诊视。先用开痰之剂，旋服解郁之方，日有效验。镜叟于十九日归去，以二十五日为季子完娶也。霞仙亦于二十三日归去。

长傲，多言二弊，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致祸福之由，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，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。第能惩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，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。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有恒，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。弟在外数月，声望颇隆，总须始终如一，毋怠毋荒，庶几于弟为初旭之升，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。至嘱至嘱。

次青奏赴浙江，以次青之坚忍，固宜有出头之一日，而咏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矣。

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。此次暂未暇作，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。此亦兄长傲之一端。弟既有言，不敢遂非也。

家中四宅小大平安。纪泽尚未归，闻二十一日在省起行。韩升二十二日来家，渠二人当酌派一人前赴弟营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，统惟心照。

就纪泽所问作复

澄、沅、季三位老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澄弟及纪泽儿二十八信，沅弟二十九日自县城发信，俱悉一切。温弟忠棕初三自黄州开行，尚未到省，殊深系念，日内想已到矣。纪寿侄既奉恩旨交吏部带领引见，其叔父大人诰封，仍当咨部恭领诰轴。盖第二次谕旨中有“着再加恩”字样，再字即承前次诰封之旨言之也。请谥一节，不敢再渎矣。

澄弟信中变格讖语之说，兄早虑及之。七年闰五月十七初得谕旨时，正在白玉堂拆阅，叔父欲将此四字悬匾槽门，余不甚愿，亦未免中有所忌。然此等大事，冥冥中有主之者，皆已安排早安。若兄则久已自命为癞头牙子，与其偷生而丛疑谤，又不如得所而泯悔憾耳。

沅弟问克复景镇作何调遣？目下镇贼狡悍，似难遽克。既克之后，如湖南渐安，萧军复来，则当全力以规皖南，如湖南尚危，萧军留湘，则且休兵以驻湖、彭。是否有当，俟沅弟来营面商尚不为迟。

纪泽儿问地图六分，可否送一分与文辅卿？此图刻板在新化，尚属易购，可分一与文也。所论怀祖先生父子解经，什九着意于假借字。本朝诸儒，其秘要多在此，不独王氏为然。所问各书：《易林》长沙蒋氏曾刻过；《汉魏丛书》亦有之；“逸周书”，杭州卢抱经丛书有之；唐石经，陕西碑洞有之，唐开成元年刻字，类欧贴，可托人刷买，邓南侨现官陕西，亦可托也；《北堂书抄》不多见，抄本尤为难得。泽稟中“讹”、“喙”误作两字，“啄”误“喙”，附告之。并问诸弟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三月十三日

再，纪寿侄蒙恩交吏部带领引见，俟下次发折，再行具折谢恩。二月十五日所发折，初八日奉到批谕，比付回矣。初九日所发折，三月初九奉到批谕，今付归也。兄又行。

望讲求将略品行学术

季弟左右：

顷接沅弟信，知弟接行知，以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，不胜欣慰。官阶初晋，虽不足为吾季荣，惟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则不激不随，处位则可高可卑，上下大小，无人不翕然悦服。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阶亦由之而晋。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，至是将畅然大舒乎？《易》曰：“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”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，如此名位岂可限量？

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。凡在行间，人人讲求将略，讲求品行，并讲求学术。弟与沅弟既在行间，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，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

必躬亲之，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。品、学二者，亦宜以余力自励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。大哥岂不欣然哉！哥做几件衣道贺。

沅弟以陈米发民夫挑濠，极好极好！此等事，弟等尽可作主，兄不吝也。

六月二十七日

惰傲两字乃失败之由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日午刻信并伪文二件，知安庆之贼望援孔切，只要桐城、青草融少能坚定，自有可破之理。

此间诸事如常。有寄希庵一书未封口，交弟阅后封寄。次青十六日回祁，仅与余相见一次。闻其精神尚好，志气尚壮，将来或可有为，然实非带勇之才，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？弟日内默省，傲气少平得几分否？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败，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。吾因军事而推之，凡事皆然，愿与诸弟交勉之。此次徽贼窜浙，若浙中失守，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，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，不问人之骂与否也。

九月二十二日

不信巫仙医药以绍家风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六日接弟十一月二十三日手书，并纪泽二十五日禀，俱悉。弟病日就痊愈，至慰至幸。惟弟服药过多，又坚嘱泽儿请医守治，余颇不以为然。

吾祖星冈公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。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记忆。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绍家风。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，大夫第做道场二次，此外禱祀之事，闻亦常有，是不信僧巫一节，已失家风矣。买地至数千金之多，是不信地仙一节，又与家风相背。至医药，则合家大小老幼，几于无人不药，无药不贵。迨至补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凉药以攻伐之，阳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阴药以清润之，展转差误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。弟今年春间多服补剂，夏末多服凉剂，冬间又多服清润之剂。余意欲劝弟稍停药物，专用饮食调养。泽儿虽体弱，而保养之法，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，断不在多服药也。洪家地契，洪秋浦未到场押字，将来恐仍有口舌。地仙、僧巫二者，弟向来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。以后尚祈卓识坚定，略存祖父家风为要。天下信地、信僧之人，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？北果公屋，余无银可捐。己亥冬，余登山踏勘，觉其渺茫也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左、鲍二人在鄱阳尚未开仗。祁门、黟县之贼，日内并未动作。顺问近好，并贺新喜。

国藩手草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极盛之后应加倍小心

沅弟左右：

接丁家洲舟次信，俱悉一切。

今日接官帅信，知余蒙恩赏加宫保，弟蒙恩赏穿黄马褂。一家沐非常之宠，感激惶悚。谕旨尚未接到，原信寄阅。多礼堂通信二次，原信及余复信均寄弟阅。

东征局解饷四万，二十八起行。赣洲解饷三万，初六起行。大约日内可到。泥汊贼墙不破，陆兵断不可进；泥汊即破，进否尚宜详酌。极盛之后，当加倍小心也。下游水师请增兵，不知贼船果悍乎？抑我军怯乎？请弟细查。

季弟今日大呕吐，暂未写信，言明日必写信，诸弟放心。即问近好。

九月十五日夜

宜休养锐气不遽进兵

沅弟左右：

东梁、芜湖已克，由金柱关进兵，二险已化险为夷，四妙已验其三。至幸至幸。

各处败贼俱萃宁国，杨七麻以著名枭悍之渠，当拚命力争之际，鲍军屡胜之后，杂收降卒，颇有骄矜散漫之象，余深以为虑。目下弟与雪军、季军且坚守芜、太、金柱、南陵、黄池等处，休养锐气，不遽进兵。待鲍军札围宁国，十分稳固，多军进至九袱洲，弟与雪、季再议前进。其秣陵关、淳化镇两处，为进兵之路，须派人先去看明。弟信言从太平至金陵百四十里，中不隔水。以古书证之，则尚隔一秦淮河。余处无好图可看，弟亦须先行查明。

弟以金柱关之破，水师出力最多，厘卡当雪二季二，甚善甚善。兹定为沅五、雪三、季二，尤为恰当。

袁午帅之办事，本属浮而不实，然饷项之绌，亦足令英雄短气，且胜公欺之太甚，余当少为护持。

四月二十八日

刚柔并用不可偏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沅于人概天概之说，不甚厝意，而言及势利之天下，强凌弱之天下。此岂自今日始哉？盖从古以然矣。

从古帝王将相，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，即为圣贤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，故能独立不惧，确乎不拔。昔余往年在京，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。近来见得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，太柔则靡，太刚则折。刚非暴虐之谓也，强矫而已；柔非卑弱之谓也，谦退而已。趋事赴公，则当强矫，争名逐利，则当谦退；开创家业，则当强矫，守成安乐，则当谦退；出与人物应接，则当强矫，入与妻孥享受，则当谦退。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，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，二者皆有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久。此余所深信，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。

五月二十八日

能死于金陵不失为志士

沅弟左右：

兹请峰山至金陵一行，劝慰老弟宽怀，专以国事为重。不带勇则已，带勇则死于金陵，犹不失为志士。弟以季之歿于金陵为悔为憾，则不可也。袁简斋诗云“男儿欲报君恩重，死到沙场是善终”，当时以为名句。季棨到安庆，余必加漆五次，大约停住两句。峰山至金陵小住十日可也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治事之外须有豁达冲融气象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三日张成旺归，接十八日来缄，旋又接十九日专人一缄，俱悉一切。

弟读邵子诗，领得恬淡冲融之趣，此自“是”襟怀长进处。自古圣贤豪杰、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。以诗言之，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，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。如李白、韩退之、杜牧之则豁达处多，陶渊明、孟浩然、白香山则冲淡处多。杜、苏二公无美不备，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苏之七古最豁达。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，而豁达、冲淡二者兼全。吾好读《庄子》，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。去年所讲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闻之，若不闻之一段，最为豁达。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，亦同此襟怀也。

吾辈现办军务，系处功利场中，宜刻刻勤劳，如农之力穡，如贾之趣利，如篙工之上滩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济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。二者并进，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意味。余所以令刻“劳谦君子”印章与弟者，此也。

无为之贼十九日围扑庐江后，未得信息。捻匪于十八日陷宿松后，闻二十一日至青草壩。庐江吴长庆、桐城周厚斋均无信来，想正在危急之际。成武臣亦无信来。春霆二十一日尚在泥汊，顷批令速援庐江。祁门亦无信来，不知若何危险。少荃已克复太仓州，若再克昆山，则苏州可图矣。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，则大局必日振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三月二十四日

牢记虚心实力勤苦谨慎八字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七夜一缄，欣悉句容克复，从此城贼冲出益无停足之地，当不至贻患他方，至以为慰。弟增十六小垒，开数处地道，自因急求奏功，多方谋之。闻杭城克复之信，想弟亦增焦灼，求效之心尤迫于星火。惟此等大事，实有天意与国运为之主，特非吾辈所能为力、所能自主者。虚心实力勤苦谨慎八字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

春霆既克句容，宜亲驻句容，专打金陵破时冲出之贼。簪轩办捐之札，专人坐轮船送去。刘方伯札亦发。惟少荃近日与余兄弟音信极稀，其名声亦少减。有自沪来者，言其署中藏珍珠灯、八宝床、翡翠菜碗之类，值数十万金，其弟季荃好货尤甚等语，亦非所宜。将来沪局劝捐，恐又得与余处齟齬。幼丹截分厘金之事，今日具疏争之，竟决裂矣。

奉初六日寄谕，恐金陵军心不一，欲余亲往督办，盖亦深知城大合围之难。余拟复奏仍由弟一手经营。惟常常怕弟患病，弟千万保养，竟此大功。

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二日

皮肤病可不必服药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，是夕接弟初十日信。哨官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，可恶也。湿毒更炽，遍身发烧，是秋天秋燥之故。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，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，余不敢服攻伐猛剂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，亦无寸效。其时余又彻夜不寝，则是别有心肝之疾，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。总之，皮肤之病，世间无甚于我者，尚非要命之症。弟疾较我轻松数倍，尽可不必服药，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。至嘱至嘱。

期票既不可行，一切听弟料理。病假之事，接弟咨复，八月杪发第一折，九月发第二折，可赶至家中过年，却不能赶十一月初三祭期。“荅臣谋国，尚未尽善”，此温旨非微词也。金陵功成，中外于弟必无闲言，切不可多心多疑。顺问近好。兰泉信附去。

八月十九日

咬定牙根徐图自强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、十五六日接弟初十日函、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二函。贼已回窜东路，淮、霆各军将近五万，幼泉万人尚不在内，不能与之一为交手，可恨之至！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？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？目下深虑黄州失守，不知府县尚可靠否？略有防兵否？山东、河南州县一味闭城坚守，乡间亦闭寨坚守，贼无火药，素不善攻，从无失守城池之事，不知湖北能开此风气否？鄂中水师不善用命，能多方激劝，扼住江、汉二水，不使偷渡否？少泉言捻逆断不南渡，余谓任逆以马为命，自不肯离淮南北，赖逆则未尝不窥伺大江以南。屡接弟调度公牒，从未议及水师，以后务祈留意。

奉初九、十三等日寄谕，有严行申饬及云梦县等三令不准草留之旨。弟之忧灼，想尤甚于初十以前。然困心横虑，正是磨炼英雄，玉汝于成。李申夫尝谓余愠气从不说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图自强，因引谚曰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”。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，不料被申夫看破。余庚戌、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，癸丑、甲寅为长沙所唾骂，乙卯、丙辰为江西所唾骂，以及岳州之败、靖江之败、湖口之败，盖打脱牙之时多矣，无一次不和血吞之。弟此次郭军之败、三县之失，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。来信每怪运气不好，便不似好汉声口。惟有一字不说，咬定牙根，徐图自强而已。

子美倘难整顿，恐须催南云来鄂。鄂中向有之水陆，其格格不入者，须设法笼络之，不可灰心懒漫，遽萌退志也。余奉命克期回任，拟奏明新正赴津，替出少泉来豫，仍请另简江督。顺问近好。

十二月十八夜

以耕读为本乃长久之计

澄弟左右：

吾乡雨水沾足，甲五、科三、科九三侄妇皆有梦熊之祥，至为欢慰。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，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，此念刻刻不忘。吾德不及祖父远甚，惟此心则与祖父无殊。弟与沅弟望后辈添丁之念，又与阿兄无殊。或者天从人愿，鉴我三兄弟之诚心，从此丁口日盛，亦未可知。且即此一念，足见我兄弟之同心，无论那房添丁，皆有至乐。和气致祥，自有可卜昌盛之理。

沅弟自去冬以来忧郁无极。家眷拟不再接来署。吾精力日衰，断不能久作此官，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，将一切规模立定，以耕读二字为本，乃是长久之计。

五月初五日

卷二 教子之道

读书写字不可间断

字谕纪鸿儿：

家中人来营者，多称尔举止大方，余为少慰。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气习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，太丰则吾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，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，未有不败。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，早晨要早起，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。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即起，尔之所知也。

凡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，全自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学为圣贤，少时尔居敬工夫，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。尔宜举止端庄，言不妄发，则入德之基也。

手谕九月二十九夜在江西抚州门外

须专心读书并写日记

字谕纪泽：

二十五日寄一信，言读“诗经”注疏之法。二十七日县城二勇至，接尔十一日安禀，具悉一切。

尔看天文，认得恒星数十座，甚慰甚慰。前信言“五体通考”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，曾翻阅否？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，讲求精熟，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、王寅旭以至江、戴诸老，皆称绝学，然皆不讲占验，但讲进步。占验者，观星象云气以卜吉凶，“史记·天官书”“汉书·天文志”是也。推步者，测七政行度，以定授时，“史记·律书”“汉书·律历志”是也。秦味经先生之观象授时，简而得要。心壶既肯究心此事，可借此书与之阅看（“正礼通考”内有之，“皇清经解”内亦有之）。若尔与心壶二人能略窥二者之端绪，则足以补余之阙憾矣。四六落脚一字粘法，另纸写示（因接安徽信，遂不开示）。

书至此，接赵克彰十五夜自桐城发来之信，温叔及李迪庵方伯，尚无确信，想已殉难矣，悲悼曷极！来信寄叔祖父封内中有往六安州之信，尚有一线生机。余官至二品，诰命三代，封妻荫子，受恩深重，久已置死生于度外，且常恐无以对同事诸君于地下。温叔受恩尚浅，早岁不获一第，近年在军，亦不甚得志，设有不测，赉憾有穷期耶？军情变幻不测，春夏间方冀此贼指日可平，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，八九月有江浦、六合之变，兹又有三河之大变，全局破坏，所咸丰四年冬间相似，情怀难堪。但愿尔专心读书，将我所好看之书领略得几分，我所讲求之事钻研得几分，则余在军中，心常常自慰。尔每日之事，亦可写日记，以便查核。

十月二十九日于建昌营次

看书不可不择

字谕纪泽：

前次于诸叔父信中，复示尔所问各书帖之目。乡间苦于无书，然尔生今日，吾家之书，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。买书不可不多，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。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，不过数种：曰：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春秋左传”、曰“庄子”、曰“离骚”、曰“史记”、曰相如、子云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：曰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礼”、曰“春秋”；旁者：曰“谷梁”、曰“孟”“荀”、曰“庄”“老”、曰“国语”、曰“离骚”、曰“史记”。二公所读之书，皆不甚多。本朝善读古书者，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，曾为尔屡言之矣。今观怀祖先生“读书杂志”中所考订之书：曰“逸周书”、曰“战国策”、曰“史记”、曰“汉书”、曰“管子”、曰“晏子”、曰“墨子”、曰“荀子”、曰“淮南子”、曰“后汉书”、曰“老”“庄”、曰“吕氏春秋”、曰“韩非子”、曰“杨子”、曰“楚辞”、曰“文选”，凡十六种。又别著“广雅疏证”一种、伯申先生“经义述闻”中所考订之书：曰“易”、曰“书”、曰“诗”、曰“周官”、曰“仪礼”、曰“大戴礼”、曰“礼记”、曰“左传”、曰“国语”、曰“公羊”、曰“谷梁”、曰“尔雅”，凡十二种。王氏父子之博，古今所罕，然亦不满三十种也。余于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之外，最好“史记”“汉书”“庄子”韩文四种，好之十余年，惜不能熟读精考。又好“通鉴”“文选”及姚惜抱所选“古文辞类纂”、余所选“十八家诗抄”四种，共不过十余种。早岁笃志为学，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，略作札记，仿顾亭林、王怀祖之法。今年齿衰老，时事日艰，所志不克成就，中夜思之，每用愧悔。泽儿若能成吾之志，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，略作札记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则余欢欣快慰，夜得甘寝，此外别无所求矣。至王氏父子所考订之书二十八种，凡家中所无者，尔可开一单来，余当一一购得寄回。

学问之途，自汉至唐，风气略同，自宋至明，风气略同；国朝又自成一风，其尤著者，不过顾（百诗）、戴（东原）、江（慎修）、钱（辛楣）、秦（昧经）、段（懋堂）、王（怀祖）数人，而风会所扇，群彦云兴。尔有志读书，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，而不可不窥数君子之门径。凡有所见闻，随时稟知，余随时谕答，较之当面回答，更易长进也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长大后不可涉历兵间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接二月二十三日信，知家中五宅平安，甚慰甚慰。

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，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。初四日写家书，托九叔处寄湘，即言此间局势危急，恐难支持，然犹意力攻徽州，或可得手，即是一条生路。初五日进攻，强中、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。十二日再行进攻，未能诱贼出仗。是夜二更，贼匪偷营劫村，强中、湘前等营大溃。凡去二十二营，其挫败者八营（强中三营、老湘三营、湘前一、震字一），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（老湘六、霆三、礼二、亲兵一、峰二）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。此次未挫之营较多，以寻常兵事言之，此

尚为小挫，不甚伤元气。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，四面梗塞，接济已断，加此一挫，军心尤大震动。所盼望者，左军能破景德镇、乐平之贼，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，事或略有转机，否则不堪设想矣。

余自从军以来，即怀见危授命之志。丁、戊年在家抱病，常恐溘逝牖下，渝我初志，失信于世。起复再出，意尤坚定。此次若遂不测，毫无牵恋。自念贫窶无知，官至一品，寿逾五十，薄有浮名，兼秉兵权，忝窃万分，夫复何憾！惟古文与诗，二者用力颇深，探索颇苦，而未能介然用之，独辟康庄。古文尤确有依据，若遽先朝露，则寸心所得，遂成广陵之散。作字用功最浅，而近年亦略有人处。三者一无所成，不无耿耿。至行军本非余所长，兵贵奇而余太平，兵贵诈而余太直，岂能办此滔天之贼？即前此屡有克捷，已为侥幸，出于非望矣。尔等长大之后，切不可涉历兵间，此事难于见功，易于造孽，尤易于貽万世口实。余久处行间，日日如坐针毡，所差不负吾心，不负所学者，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。近来阅历愈多，深谙督师之苦。尔曹惟当一意读书，不可从军，亦不必作官。

吾教子弟不离八本、三致祥。八者曰：“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养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三者曰：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则专重孝字。其少壮敬亲，暮年爱亲，出于至诚，故吾纂墓志，仅叙一事。吾祖星冈公之教人，则有八字，三不信。八者曰：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。三者，曰僧巫，曰地师，曰医药，皆不信也。处兹乱世，银钱愈少，则愈可免祸；用度愈省，则愈可养福。尔兄弟奉母，除劳字俭字之外，别无安身之法。吾当军事极危，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，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，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。

三月十三日

读韩公五言诗可细心体会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一日接十一月二十二日来禀，内有鸿儿诗四首。十二日又接初五日来禀，其时尔初自长沙归也。两次皆有澄叔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，尔且先于怪奇可骇处、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。可骇处，如咏落叶，则曰“谓是夜气灭，望舒颡陨其圆”；咏作文，则曰“蛟龙弄角牙，造次欲手揽”。可笑处，如咏登科，则曰“侪辈妒且热，喘如竹筒吹”；咏苦寒，则曰“羲和送日出，怵怯频窥觐”。尔从此等处用心，可以长才力，亦可添风趣。鸿儿试帖，大方而有清气，易于造就，即日批改寄回。

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赠按察使，照按察使军营病故例议恤，可称极优。兹将谕旨录归。此间定于十九日开吊，二十日发引，同行者为厚四、甲二、甲六、葛覃山、江龙三诸族戚，又有员弁亲兵等数十人送之。大约二月可到湘潭。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，必可不误。

下游军事渐稳。北岸萧军于初十日克复运漕，鲍军粮路虽不甚通，而贼实不悍，或可勉强支持。此信送澄叔一阅。外冯春皋对一付查收。

涤生手示 十二月十四日

汉人词章皆精小学训诂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四月十九日一禀，得知五宅平安。尔“说文”将看毕，拟先看各经注疏，再从事于词章之学。

余观汉人词章，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，如相如、子云，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，“文选”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。余于古文，志在效法此三人，并司马迁、韩愈五家。以此五家之文，精于小学训诂，不妄下一字也。尔于小学，既粗有所见，正好从词章上用功。“说文”看毕之后，可将“文选”细读一遍。一面细读，一面抄记，一面作文，以仿效之。凡奇僻之字，雅故之训，不手抄则不能记，不摹仿则不惯用。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，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，余早岁窥此门径，因人事太繁，又久历戎行，不克卒业，至今用为疚憾。尔之天分，长于看书，短于作文。此道太短，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，必不能看得谛当。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，专肆力于“文选”，手抄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。待文笔稍有长进，则以后诂经读史，事事易于着手矣。

此间军事平顺。沅、季两叔皆直逼金陵城下。兹将沅信二件寄家一阅。惟沅、季两军进兵太锐，后路芜湖等处空虚，颇为可虑。余现筹兵补此瑕隙，不知果无疏失否？余身体平安。惟公事日繁，应复之信积阁其多，余件尚能料理，家中可以放心。此信送澄叔一阅。余思家乡茶叶甚切，迅速付来为要。

涤生手示 五月十四日

诸女当教之考敬翁姑丈夫

字谕纪鸿儿：

接尔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尔寄泽儿一缄，知尔奉母于八月十九日起程来皖，并三女与罗婿一同前来。

现在金陵未复，皖省南北两岸群盗如毛，尔母及四女等姑嫂来此，并非久住之局。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，本不应同来安庆，因榆生在此，故吾未尝写信阻大女之行。若三女与罗婿，则尤应在家事姑事母，尤可不必同来。余每见嫁女贪恋母亲富贵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后必无好处。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，敬事丈夫，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，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。三女夫妇若尚在县城省城一带，尽可令之仍回罗家奉母奉姑，不必来皖。若业已开行，势难中途折回，则可同来安庆一次。小住一月二月，余再派人送归。其陈婿与二女，计必在长沙相见，不可带之同来。俟此间军务大顺，余寄信去接可也。

此间一切平安。纪泽与袁婿、王甥初二俱赴金陵。此信及奏稿一本，尔禀寄澄叔，交去人送去。余未另信告澄叔也。

涤生手示八月初四日

勿忘先世之孝悌勤俭

字寄纪瑞侄左右：

前接吾侄来信，字迹端秀，知近日大有长进。纪鸿奉母来此，询及一切，

知侄身体业已长成，孝友谨慎，至以为慰。吾家累世以来，孝悌勤俭。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，竟希公、星冈公皆未明即起，竟日无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，正月上学，辅臣公给钱一百，为零用之需。五月归时，仅用去一文，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。其俭如此。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，犹亲自种菜收粪。吾父竹亭公之勤俭，则尔等所及见也。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，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勤字工夫，第一贵早起、第二贵有恒；俭字工夫，第一莫着华丽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。凡将相无种，圣贤豪杰亦无种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以做得到的。侄等处最顺之境，当最富之年，明年又从最贤之师，但须立定志向，何事不可成？何人不可作？愿吾侄早勉之也。荫生尚算正途功名，可以考御史。待侄十八九岁，即与纪泽同进京应考。然侄此际专心读书，宜以八股试帖为要，不可专恃荫生为基，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，益为门户之光。

记官闻甚聪慧，侄亦以立志二字，兄弟互相劝勉，则日进无疆矣。顺问近好。

涤生手示十二月十四日

奉母总以勤俭自惕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余于初四日自邵伯开行后，初八日至清江浦。闻捻匪张、任、牛三股开至蒙、亳一带，英方伯雉河集营被围，易开俊在蒙城，亦两面皆贼，粮路难通。余商昌岐带水师由洪泽湖至临淮，而自留此待罗、刘率队至乃赴徐州。

尔等奉母在寓，总以勤俭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谦慎。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，验之于内眷而毕露。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，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，亦宜自端内教始也。余身尚安，癖略甚耳。

涤生手示 闰五月初九日

阅书须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二日接尔初八日禀，具悉一切。福秀之病，全在脾亏。余前信已详言之。今闻晓岭先生峻补脾胃，似亦不甚相宜。凡五脏极亏者，皆不受峻补也。尔少时亦极脾亏，后用老米炒黄，熬成极酽之稀饭，服之半年，乃有转机。尔母当尚能记忆。金陵可觅得老米否？试为福秀一服此方。开生到已数日，元征信接到，兹有复信，并邵二世兄信。尔阅后封口交去。渠需银两，尔陆续支付可也。

义山集似曾批过，但所批无多。余于道光二十三四五六等年，用胭脂圈批。唯余有丁刻“史记”（六套在家否）、王刻韩文（在尔处）、程刻韩诗（最精本）、小本杜诗、康刻“古文辞类纂”（温叔带回，霞仙借去）、震川集（在季师处）、山谷集（在黄恕皆家）首尾完毕，余皆有始无终，故深以无恒为憾。近年在军中阅书，稍觉有恒，然已晚矣。故望尔等于少壮时，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。然须有情韵趣味，养得生机盎然，乃可历久不衰。若拘苦疲困，则不能真有恒也。

密禀悉，当细察耳。

滌生手示 七月十三日

正封城间，又接泽儿初九日禀。小孩病尚未好。尔母泄泻，系脾虚火亏。昔年在京服重剂黄芪参术，此后不宜日日服药，服则补火补气。内银钱所房屋尽可退还济山租钱。李宫保处宜旬一往，幕中陈、凌、蒋、陈等皆熟人也。

又示十四日申刻

谈闺女成婚之地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七月二十四日接泽儿十九日之禀、鸿儿十四日之禀并诗文一首。八月初二接泽儿二十八日一禀并郭云仙姻丈与尔之信，具悉一切。其二十六日专兵之禀尚未到也。

郭宅姻事，吾意决不肯由轮船海道行走。嘉礼尽可安和中度，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？至成礼或在广东或在湘阴，须先将我家或全眷回湘，或泽儿夫妇送妹回湘，吾家主意定后，而后婚期之或迟或早可定，而后成礼之或湘或粤亦可定。

吾既决计不回江督之任，而全眷犹恋恋于金陵，不免武仲据防之嫌，是尔母及全眷早迟总宜回湘，全眷皆须还乡，四女何必先行？吾意九月间，尔兄弟送家属悉归湘乡。经过省城时，如吉期在半月之内，或尔母亲至湘阴一送亦可。如吉期尚遥，则纪泽夫妇带四妹在长沙小住，届期再行送至湘阴成婚。

至成礼之地，余意总欲在湘阴为正办。云仙姻丈去岁嫁女，既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，则今年娶妇，亦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。金陵至湘阴近三千里，粤东至湘阴近二千里。女家送三千，婿家迎二千，而成礼于累世桑梓之地，岂不尽美尽善？尔以此意详复筠仙姻丈一函，令崔成贵等由海道回粤。余亦以此意详致一函，由排单寄去，即以此信为定。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，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启行，断不致误。如筠仙姻丈不愿在湘阴举行，仍执送粤之说，则我家全眷暂回湘乡，明年再商吉期可也。

郭宅送来衣服、首饰及燕菜、马褂之类全数收领，途费四百则交来使带回，无庸收存。此间送女途费理应自备也。崔巡捕、杨仆各给银四十两，但用余名写书一封答之。其喜期之书帖，待湘阴成礼时再办。

鸿儿之文气势颇旺，下次再行详示。尔母须用伏苓，候至京之便购买。余以二十四日自临淮起行，十日无雨，明日可到临徐州矣。途次平安勿念。

滌生手示 八月初三日

再，尔复云仙姻叔之信，或将余此日之信抄一稿附去。或不抄，尔兄弟酌之。余决计不由海道行走，如必欲送粤，余不甚坚执也，但心以湘阴为宜耳。陈舫仙寄到在京见闻密件，兹抄寄尔阅，秘之。朱金权远来，似不便阻某来徐，只好听之。又示。

要体会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

字谕纪泽、纪鸿：

顷据探报，张逆业已回甯，似有返豫之意。其任、赖一股锐意来东，已过汴梁，顷探亦有改甯西路之意。如果齐省一律肃清，余仍当赴周家口以践前言。

零琴之坐船已送到否？三月十七果成行否？沿途州县有送迎者，除不受礼物酒席外，尔兄弟遇之，须有一种谦逊气象，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。余近年默省之勤、俭、刚、明、忠、恕、谦、浑八德，曾为泽儿言之，宜转告与鸿儿，就中能体会一二字，便有日进之象。泽儿天质聪颖、但嫌过于玲珑剔透，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。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须探讨些趣味出来。

余身体平安，告尔母放心。此嘱。

济宁州 三月十四夜

学祖父夜夜洗脚不轻服药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五月十八日接泽儿四月二十八日禀函，二十一日又接初七日信各一件并诗文，具悉一切。

尔母患头昏泄泻，自是阴亏脾虚之症，宜以扶阳补脾为主。近日高丽参易照浮火，辽参贵重不可多得，不如多服党参，亦有效验而无流弊。道光二十八年，尔母在京大病，脾虚发泻，即系重服参、术、耆而愈。以大锅熬党参膏为君，每次熬十斤汁。芾村身体最强，据云不服它药，惟每年以党参二十余斤熬膏常服，日益壮盛，并劝余常服此药。纪泽于看书等事似有过人之聪明，而于医药等事似又过人之愚蠢。即如汗者，心之精液，古人以与精血并重。养生家惟恐出汗。有伤元气。泽儿则伤风初至即求发汗，伤风将愈尚求大汗。屡汗元气焉得不伤？腠理焉得不疏？又如服药以达荣卫，有似送信以达军营。治标病者似送百里之信，隔日乃有回信；治本病者似送三五百里之信，经旬乃有回信。泽儿则日更数方，譬之辰刻送信百里，午刻未回又换一信，酉刻未回再换一令。号令数更，军营将安所适从？方剂屡改，脏腑安所听命？以后于己病母病宜切记此二事。即沅叔脚上湿毒，亦宜戒克伐之剂，禁屡换之方。余近年学祖父星冈公夜夜洗脚、不轻服药，日见康强。尔与沅叔及诸昆弟能学之否？

宋生香先生文笔圆熟，尽可从游。鸿儿之文笔太平直，全无注意。明年下场，深恐为同辈所笑。自六月以后，尔与纪瑞将各项工课渐停，专攻八股试帖，兼学经策。每月寄文六篇来营，断不可少。但求诗文略有可观，不使人讥尔兄弟案首是送情的，则余心慰矣。常仪阁治齿方无处检寻。余下悉。

涤生手示 五月二十五日

朱劭卿领批须院试入学后乃可放心，深为悬念。

可协修湘乡县志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六月六日接纪泽五月十七、二十六日两禀，具悉一切。沅叔足疼痊愈，深可喜慰。惟外毒遽廖，不知不生内疾否？

唐文李、孙二家，系指李翱、孙樵。八家始于唐荆川之文编，至茅鹿门

而其名大定，至储欣同人而添孙、李二家。御选《唐宋文醇》，亦从储而增为十家。以全唐皆尚骈俪之文，故韩、柳、李、孙四人之不骈者为可贵耳。

湘乡修县志，举尔纂修。尔学未成，就文甚迟钝，自不宜承认，然亦不可全辞。一则通系公事，吾家为物望所归，不得不竭力赞助；二则尔憚于作文，正可借此逼出几篇。天下事无所为而成都是极少，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尔篆韵抄毕，宜从古上用功。余不能文，而微有文名，深以为耻，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，尤不可也。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，而尔为协修。

吾友有山阳是鲁一同通父，所撰“邳州志”“清河县志”（下次专人寄回），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。此外再取有名之志为式，议定体例，俟余核过，乃可动手。

纪鸿前文申夫改过，并自作一文三诗，兹寄去。申夫订于八月至鄂，教授一月，即行回川。渠善于讲说，而讲试帖尤为娓娓可听。鸿儿，瑞侄听渠细讲一月，纵八股不进，试帖必有长进。鸿儿文病在太无挂意，以后以看题及想挂意为先务。

余于十五日自济宁起程，顷始行二十余里。身体尚好，但觉疲乏耳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六月十六日

居家礼节断不可忽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十六日在济宁开船后寄去一信，二十三日在韩庄下寄沅叔一信并日记，均到否？

余于二十五日至宿迁。小舟酷热，昼不干汗，夜不成寐，较之去年赴临淮时困苦倍之。欧阳健飞言宿迁极乐寺宽大可住。余以杨庄换船，本须耽搁数日乃能集事。因一面派人去办船，一面登岸住庙，拟在此稍停三日再行前进。尔兄侍母八月回汀。在徐州所开接礼单，余不甚记忆。惟本家兄弟接礼究嫌太薄，兹拟酌送两千金。内澄叔一千，白玉堂六百，有恒堂四百。尔禀商尔母及沅叔先行挪用，合近日将此数寄武昌抚署可也。

吾家门第鼎盛，而居家规模礼节总未认真讲求。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，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，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。“斯干”之诗，言帝王居室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。“家人”卦，以二爻为主，重在中馈。“内则”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。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，后辈视之若不要紧。此后还乡居家，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，必须常至厨房，必须讲求作酒作醢醢小茶换茶之类。尔等亦须留心于蒔蔬养鱼。此一家兴旺气象，断不可忽。纺织虽不能多，亦不可间断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风自厚矣。

至嘱至嘱

涤生手示宿迁 六月二十六日

望买朱子纲目一书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接尔等八月初十日禀，知鸿儿生男之喜。军事棘手，衰病焦灼之际，闻

此大为喜慰。排行用浚、哲、文、明四字。此儿乳名浚一，书名应用广字派否，俟得沅叔回信再取名也。

九月初十后，泽儿送全眷回湘，鸿儿要来周家口侍奉左右。明年夏间，泽儿来营侍奉，换鸿儿回家乡试。余病已痊愈，惟不能用心。偶一用心，即有齿痛出汗等患，而折片不肯假手于人。责望太重，万不能不用心也。

朱子“纲目”一书，有续修宋元及明合为一编者，白玉堂忠愍公有之，武汉买得出否？若有而字大明显者，可买一部带来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八月二十二日

决计不为疆吏不居要任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二月初六日接尔十一月二十一日排递之信，十八日接二十七日专勇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余自奉回两江本任之命，十七、初三日两次具疏坚辞，皆未谕允，训词臃挚，只得遵旨暂回徐州接受关防，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敌，以慰宸廑。兹将初九日寄谕、二十一日奏稿抄寄家中一阅。余自揣精力日衰，不能多阅文牍，而意中所欲看之书又不肯全行割弃，是以决计不为疆吏、不居要任。两三月内，必再专疏恳辞。

军务极为棘手。二十一日有一军情片，二十二日有与沅叔信，兹抄去一阅。

朱金权利令智昏，不耐久坐，余在徐州已深知之。今年既请彭芳六照管书籍、款接人客，应将朱金权辞绝之，并请澄叔专信辞谢，乃有凭据。

余近作书箱，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。前后用横板三块，如吾乡仓门板之式。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，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。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，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。开前仓板则可作柜，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。当作一小者送回，以为式样。吾县木作最好而贱，尔可照样作数十箱，每箱不过费钱数百文。读书乃寒士本业，切不可有官家风味。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，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，不求珍异也。家中新居富塿，一切须存此意，莫作代代做官之想，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。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。天下多难，此等均未必可靠，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。

吾明年正月初赴徐，纪鸿随往。二月半后天暖令鸿儿坐炮船至扬州，搭轮船至汉口，三月必可到家。郭婿读书何如？详写告我。此信呈澄叔一阅。

涤生手示 十二月二十三日

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月初九日王则智等到营，接澄叔及尔母腊月二十五日之信并甜酒、饼粬等物。十二日接尔正月二十一日之禀，十三日接澄叔正月十四日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富塿修理旧屋，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？即新造一屋，亦不应费钱许多。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，不料我家竟尔行之。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，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。凡居官不可有清名，若名清而实不

清，尤为造物所怒。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，将来余必寄还，而目下实不能遽还。

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，何不禀商尔母暨澄叔，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，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，尚少若干，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。袁薇生入泮，此间拟以三百金贺之。以明余屏绝榆生，恶其人非疏其家也。余定于十六日自徐起行回金陵。近又有御史参我不肯接印，将来恐竟不能不作官。或如澄叔之言，一切遵旨而行亦好。兹将折稿付回。曾文煜到金陵住两三月，仍当令其回家。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，惟书籍尚思买耳。

沅叔屡奉寄谕严加诘责。劾官之事中外多不谓然。湖北绅士公呈请留官相，幸谭抄呈入奏时朝廷未经宣布。沅叔近日心绪极不佳，而捻匪久蹂鄂境不出，尤可闷也。此信呈澄叔阅，不另致。

涤生手草 二月十三日

李相创机器局为中国自强之本

字谕纪泽儿：

泰安发一信交刘高山带至金陵。是日接尔二十日禀，知十九日已移下江考棚为慰。李中堂欲借后圆地球，尽可允许，俟渠到湖北，即交便轮船带去。并求其将方子可请入楚督署内，刊刻此图，附刻图说，仍求将方元征调入鄂省，酌委署缺，必为良吏。李相创立上海、金陵两机器局，制造船炮，为中国自强之本，厥功甚伟。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，如添翻译馆、造地球，皆是一串之事。故余告冯、沈二君，以后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，马、丁两帅会办。尔可将此意先行函告李相，余以后再有函商之也。

应敏斋所兑号票银虽止一万二千，而言明可用二万两，计别敬用万六七千，尚有三四千作盘川，尽足敷用。小舫此举殊为多事。尔亦不宜寄来，姑带在身边可也。

日内途次平安。三十日小雪，恰与丁中丞在齐河会谈。今日至刘智庙，已交直隶境。兹将二十二以后九日日日记寄去，尔速寄澄、沅两叔一览。余久未寄湘信，甚歉甚歉，过保定再寄耳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十二月初三日

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

字谕纪泽儿：

初二日接印，初三日派施占琦至江南接眷，寄去一缄并正月日记，想将到矣。初八日纪鸿接尔正月二十七日信，知三孙女乾秀殇亡，殊为感恼，知尔夫妇尤伤怀也。然吾观儿女多少成否，丝毫皆有前定，绝非人力所可强求。故君子之道、以知命为第一要务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。尔之天分甚高，胸襟颇广，而于儿女一事不免沾滞之象。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，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。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。柳子厚“郭橐驼传”所谓旦视而暮抚、爪肤而摇本者，爱之而反以害之。彼谓养树通于养民，吾谓养树通于养儿。尔与冢妇宜深晓此意。庄子每说委心任运听其自然之道，当令人读之首肯，思之发省。东坡有目疾不肯医治，引“庄子”曰：“闻在

宥天下，不闻治天下也。”吾家自尔母以下皆好吃药，尔宜深明此理，而渐渐劝谏止之。

吾自初二接印，至今半月，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。无要紧者，皆刑名案件，与六部例稿相似，竟日无片刻书读之暇。做官如此，真味同嚼蜡矣。纪鸿近日习字颇有长进，温“左传”亦尚易熟，稍为慰意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二月十八日保定

治病总以能进饭食为急务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八日接十七日禀，具悉一切。谢医开方后，竹舫旋到。渠不憚三千里雇车而来，良可感也。富贵之家有病，一切呼应较灵，但主意不可太乱，吾意总以能进饭食为急务。吾今日住天津一日，除小舫上所言谢医精于脉理，最能预决吉凶。其果然乎？竹舫宜住署内，已腾屋否？余不多及。

涤生手示 十月十八夜

洋人如再要挟惟守死持之

字谕纪泽儿：

连日接尔数禀，具悉。

余自二十一日重发眩晕，二十四日以后泄泻不止，二十六日呕吐。适值崇公在坐，渠遂以督臣病重请另派重臣入告。奉旨外派丁雨生、内派毛煦初来津会办，并派李少荃带兵入直。又因伯王之奏，调蒙古马队三千、东三省马队二千备用。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，或可以平洋人之气。如再要挟不已，余惟守死持之，断不再软一步。以前为崇公所误，失之太柔，以后当自主也。

余之病目为本，眩晕次之，呕泻又次之。日内困惫不堪，又加时事熬煎，郁闷不可耐。然细心默验，惟目病无可挽回，余似尚非不治之症，家中暂可放心，特目光亦终难支久耳。省中有询近状者，可详告之。酷热难于作字，不多及。

涤生手示 六月二十九日

望寄笔数枝来

字谕纪泽儿：

余日内胃口更开，是一好消息，而两腿软重难行，目光更蒙。尚有人索书对者，尔命王庆云寄竺枝来可也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四日

拟具疏恭辞新任两江总督

字谕纪泽儿：

初二、二、三日连接尔禀并澄叔两信，具悉一切。

今日接奉廷寄，马谷帅被刺客戕害，余仍调两江总督，李少帅调督直隶。

余目疾不能服官，太后及枢廷皆早知之，不知何以复有此调？抑即日具疏恭辞，声明津案办毕再请开缺，不审能邀谕允否？

余日内食量如故，略复春间之旧。眩暈亦未再发，两腿亦较有力。惟目疾未得少愈，左目与去冬之右目相似。犬肉苟可医目，余亦不难食之。惟宰杀难于觅地，临食难于下喉。佛生少年病目，与余老年之病未必相同耳。章敬亭如肯受八百金之聘，不妨聘请，将来移交少泉。若嫌俸薄，则不聘矣。

此间拿犯已八十余人，日内督催严讯，总期于二十内外讯毕奏结。廷寄令少帅至天津接印，计亦在月杪矣。余不多及。

涤生手示 八月初四日

每日须静坐养神发愤用功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余十三夜宿燕子矶船厂侧，今日东北逆风，仅行二十余里，至划子口住宿。右脚着有眼之洋袜，左脚着洋绒袜，不知果能消肿否？竹舂之方现尚未服，廉舫言到扬代觅佳茸，或当服之。折差汪正清、梁廷超先后进京，可买百余金之茸一试。或在京买（似是打磨厂天会号，再问），或在祁州买，尔自酌之。

织造处送程仪百金，外加五十金水礼（书在外）预备。江表弟归，于六十金之外或加二十千更妥。以渠用费不资，恐未足偿之也。

尔辈身体皆弱，每日须有静坐养神之时，有发愤用功之时。一张一弛，循环以消息之，则学可进而体亦强矣。余俟续及。

涤生手示 八月十四日夜

养生之法在洗脚散步静坐等

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

二十五接纪泽二十二三日两禀，具悉一一。

茅泉信稿收到，少迟核过寄回。鉴海似须送五十金，不可再少。石泉信已发，俟下次再谢申夫事也。余二十四宿露筋祠。二十五查堤工，泊宿马棚湾。

脚肿似已全消。养生无甚可恃之法，其确有益者：曰每夜洗脚，曰饭后千步，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，曰射有常时，曰静坐有常时。纪泽脾不消化，此五事中能做得三四事，即胜于吃药。纪鸿及杏生等亦可酌做一二事。余仅办洗脚一中，已觉大有裨益。孙方与回籍，自可不候余信。余日来应酬极繁，尚可勉支。瑞亭今日来见，臀痛久未痊，弱瘦之状可虑。余不一一。

涤生手示马棚湾 八月二十五夜

力辞各官祝寿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十月初四、五、六、七等日来禀，具悉一一。澄叔及纪瑞、纪官各信亦均阅过。乡二十四都进学五名之多，洵为从来所未有。

吾自松江初七起行，申刻即至上海。应酬三日，毫无暇晷。

初十日，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，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。余力辞之，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。内厅抚、提、藩等二席，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。虽费钱较多，而免得扰累僚属，此心难安。已正席散，即登舟起行，傍夕抵吴淞口。十二日可看水陆操演。十三再看半日，即驾轮舟西还，计十四可达金陵。

彤云以轮船三号送我。如魁将军尚未起身，当以恬吉一号送之赴鄂。第冬令水涸，九江以上节节浅阻。彤云深恐轮舟能往而不能返，坚请到鄂不停留一日，即放该船回沪。尔可与将军订定。若将军十五后再行，则程仪可待余归再送。第此信到宁，恐余已先到耳。余不一一。

涤生手示 十月十一夜吴淞口舟中

卷三 持家之道

望家中附茶叶大布来京

男国藩、荃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发平安信第十七号，内呈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男与九弟身体清吉，冢妇亦平安。孙男甲三体好，每日吃粥两顿，不吃零星饮食，去冬已能讲话。孙女亦体好，乳食最多，合寓顺适。

今年新正，景象阳和，较去年正月甚为暖烘。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。鹿肉恐难寄远，故熏腊附回。此间现熏有腊肉、猪舌、猪心、腊鱼之类，与家中无异。如有便附物来京，望附茶叶、大布而已。茶叶须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永丰买，则其价亦廉，茶叶亦好。家中之布附至此间，为用甚大，但家中费用窘迫，无钱办此耳。

同县李碧峰苦不堪言。男代为张罗，已觅得馆，每月学俸银三两。在男处将住三月，所费无几，而彼则感激难名。馆地现尚未定，大约可成。

在京一切，自知谨慎。即请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正月初七日

每年必漆寿具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二月十四奉到十月初七手谕，敬悉一切。

芝妹又小产。男恐其气性太躁，有伤天和，亦于生产有碍，以后须平心和气。伏望大人教之。

朱备之世兄任宝庆同知。其人浑朴，京师颇有笑其憨者，实则笃厚君子也。龙见田年伯来京，男请酒，渠辞不赴，意欲再请翰臣，待明春始办席也。在省未送程仪，待见面可说明。

漆寿具既用黄二漆匠亦好，男断不与此等小人计较，但恐其不尽心耳。闻瓷灰不可多用。多用则积久易脱，不如多漆厚漆，有益无损。不知的否？以后每年四具必须同漆一次，男每年必付四两银至家，专为买漆之用。九弟前带回银十两，为堂上吃肉之费，不知已用完否？男等及孙男女身体俱如常。今年用费共六百余金，绝不窘手，左右逢源，绰有余裕。另有寄弟信详言之。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寿，男已做寿屏两架。明年有便，可付回一架。

今年京察（京城各衙门京察，堂官出考语，列等第，取一等者即外放道府），湖南惟黎樾乔得一等。翰林未滿三年俸者，例不京察。

同年黄蕻卿兄弟到京，收到茶叶一篓，重二十斤，尽可供二年之食，惟托人东西太大，不免累赘，心实不安，而渠殊不介意也。在京一切自知谨慎。

男谨禀 十二月二十日

恭庆祖父母双寿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，男去腊做寿屏二架。今年同乡送寿对者五人。

拜寿来客四十人。早面四席，晚酒三席。未吃晚酒者，于十七日、二十日补请二席。又请人画椿萱重荫图，观者无不称羨。

男身体如常。新年应酬太繁，几至日不暇给。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。

正月十五接到四弟、六弟来信。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，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。男思大人家事日烦，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诸弟；且四弟天分平常，断不可一日无师，讲书改诗文，断不可一课耽搁。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，即命四弟、季弟从觉庵师。其束脩银，男于八月付回，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。六弟实不羁之才，乡间孤陋寡闻，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；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。六弟不得入学，既挫之矣；欲进京而男阻之，再挫之矣；若又不许肄业省城，则母乃太挫其锐气乎？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，即命六弟、九弟下省读书。其费用，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。

夫家和则福自生。若一家中，见有言弟无不从，弟有请兄无不应。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，未之有也；反是而不败者，亦未之有也。伏望大人察男之志，即此敬稟叔父大人，恕不另具。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，即为吾族光大门第，可喜也。谨述一二，余俟续稟。

正月十七日

收到家中寄来诸物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六日发第一号家信。二月初十日黄仙垣来京，接到家信，备悉一切，欣慰之至。所付诸物，已接脯肉一方、鹅肉一边、杂碎四件、布一包、烘笼二个，余皆彭雨苍带来。

朱啸山亦于是日到，现与家心斋同居。系兄代伊觅得房子，距余寓甚近，不过一箭远耳；郭筠仙现尚未到，余已为赁本胡同关帝庙房，使渠在庙中住，在余家伙食。

冯树堂正月十六来余家住，拟会试后再行上学，因小儿春间怕冷故也。树堂于二月十三考国子监学正，题“而耻恶衣恶食者”二句、“不以天下奉一人策”，共五百人入场。树堂写作俱佳，应可必得。

陈岱云于初六日移寓报国寺，其配之枢，亦停寺中，岱云哀伤异常，不可劝止，作祭文一篇三千余字。余为作墓志铭一首，不知陈宅已寄归否？余懒誊寄也。

四川门生现已到二十余人。我县会试者，大约可十五人。甲午同年，大约可二十五人。然有求于余者，颇不乏人。

余今年应酬更繁。幸身体大好，迥不似从前光景。面胖而润，较前稍白矣。耳鸣亦好十之七八，尚有微根未断，不过月余可全好也。内人及儿子两女儿皆好。陈氏小儿在余家乳养者亦好。

六弟、九弟在城南读书，得罗罗山为之师甚妙。然城南课似亦宜应，不应恐山长不以为然也。所作诗文及功课，望日内付来。四弟、季弟从觉庵师读自佳。四弟年已渐长，须每日看史书十页，无论能得科名与否，总可以稍长见识。季弟每日亦须看史，然温经更要紧，今年不必急急赴试也。

曾受恬自京南归，余寄回银四百两、高丽参半斤、鹿胶阿胶共五斤、闾墨二十部，不知家中已收到否？尚有衣一箱、银五百两，俟公车南归带回。

同乡汤海秋与杜兰溪，子女已过门而废婚，系汤家女儿及父母并不是。余俱如故。

周介夫（鸣鸾）放安徽庐凤道，其女儿欲许字纪泽。常南陔（大淳）升安徽臬台，其孙女欲许字纪泽。余俱不甚愿。

季仙九师为安徽学政后，升吏部右侍郎。廖老师名鸿荃，去年放钦差至河南塞河决，至今未成功，昨革职，赏七品顶戴，在河工效力赎罪。黄河大工不成，实国家大可忧虑之事。如何如何！余容后陈。

国藩手具 二月十六日

热毒拟以清凉药退之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七月十六发第十号家信，想已收到。二十九日折差到京问之，系七月十一在省起行。维时诸弟正在省，想是府考将毕之时，岱云之弟及各家皆有信来京，而我弟无信来，何也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二十三之信，不胜欣慰，日日望府考信到。乃折差至而竟无信，殊不可解。

余在京身体如常。前日之病，近来请医生姜姓名士冠细看，云是肺胃两家之热发于皮毛，现在自头上颈上以至腹下，无处无之。其大者如钱，小者如豆。其色白，以蜜涂之，则转红紫色，爬破亦无水。不喜着衣盖被，盖燥象也。此外毫无所病，一切饮食起居大小二便并皆如常。据姜医云，须用清凉药，便肺胃之热退尽，然后达于皮毛，不可求速效，两月内则可全好矣。言之甚为有理，余将守其说而不摇。

六弟之文，昨日始找出“乐道人之善”一首。其文甚有识见道理，准于下次折差带回。此外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？若有，须写信来清出。

汪觉庵师寿文，今日始作就，付回查收。若有不妥处，即请觉庵师改正可也。

邓铁松病势不轻，于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。此人利心甚炽。余去年送大钱十千，今又送盘费十两，渠尚怏怏有缺望。

王荊七自去年来不常至我家，昨日因奉父亲大人之命，故唤他来。许他凡我得外差或外官，即带他出京。他现欢天喜地，常来请安。然自此次惩戒之后，想亦不敢十分嚣张矣。

今年县前列第二名，是葛二一之子关一否？下次书来乞示我。余俟续布。

兄国藩手具 七月三十日

意欲觅地改葬祖母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去年十二月十七发第二十二号信并挽联一包，朱心泉诰命一轴，交徐玉山太守带交肖辛五处。想三月可到。又于二十日发第二十三号信交折弁，想二月可到。新正十五日，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发信，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。不知近日得痊愈否？孙去冬信言须参用化痰之药，不知可从否？

祖母已于十二月初十安葬，甚好甚好，但孙有略不放心者。孙幸蒙祖父福佑，忝居卿大夫之末，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。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，其外须建立诰封牌坊，又其外须立神道碑。木斗冲规模隘小，离河太近，无

立牌坊与神道碑之地。是以孙不甚放心，意欲从容另寻一地，以图改葬。不求富贵吉祥，但求无水蚁无凶险，面前宏敞而已。不知大人以为何如？若可，则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内从容寻地可也。余俟续具。

孙谨稟 正月十七日

买附近田亩事请酌办

男国藩跪稟父母亲大人礼安：

四月底接家中二月二十六所发书，五月初八又接三月二十九所发书，具悉一切。祖父大人病体未愈，不知可服虎骨胶否？

男在京身体如常。华男在黄家就馆，端节后仍于初八日上学。纪泽读“告子”至“鱼，我所欲也”，书尚熟。次孙体甚肥胖。四孙女俱平安，长孙女“论语”已读毕。冢妇亦好。其余眷口俱如常。

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干田十亩。男思好地峰回气聚，其田必膏腴，其山必易生树木，盖气之所积，自然丰润。若饶田童山（山无草木曰童），气本不聚，鲜有佳城，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，断无吉穴矣。大抵凡至一处，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，乃可以寻地，否则不免误认也。知广之地不知何如，男因有干田十亩之说，故进此说。祖母葬后，家中尚属平安，其他或尚可用。如他处买地，不必专买丈尺。若附近田亩在三四百千内者，京中尽可寄回。京中欠帐已过千金，然张罗尚为活动，从不窘迫，堂上大人尽可放心。余容续稟。

男谨稟 五月初十日

改建房舍应适合居住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一月十四发第十四号家信，不知收到否？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（内有酒药）、十一月初一日一信、初十日一信，具悉一切。

家中改屋，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。我于前次信内曾将全屋画图寄归，想已收到。家中既已改妥，则不必依我之图矣。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，而于三角丘密种竹木。此我画图之要嘱，望诸弟稟告堂上，急急行之。家中改房，亦有不与我合意者，已成则不必再改。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，此系内外往来之屋，欲其通气，不欲其闷塞，余意以为必不可，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房为妥（连间两隔。下半节作横屋客坐，中间一节作过道，上半节作房）。内茅房在石柱屋后，亦嫌太远，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塍打进去七八尺（即旧茅房沟对过之塍，若打进丈余，则与上首栗树处同宽），既可起茅房、澡堂，而后边地面宽宏，家有喜事，碗盏、菜货亦有地安置，不至局促，不知可否？

家中高丽参已完，明春得便即寄。彭十九之寿屏，亦准明春寄到。此间事务甚多，我又多病，是以迟迟。

澄弟办贼，甚快人心。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，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，庶人人畏我之威，而不恨我之太恶。贼既办后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，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。诸弟人人当留心也。

罗芸皋坐东皋，求我援引，此刻想已无及矣我想写一信与师令及伍府尊，

此次又赶不及。且如何援引之法，须写信告我。渠前年存银二十二两在我处，昨托张楠皆带交还渠。张言途中要借用，我已答应，嘱渠到家即办交邵阳彭筱房转寄芸皋，并作书告筱房矣，明春可问芸皋看收到否？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，此次未写信请安，诸弟为我转达。张豆付（和尚之称如此）写信寄南，殊为可恶！我付之不理，若并未接到此信者然，渠亦无如之何。同乡周苻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，近因在妓家饮酒（十一月初六日苻农之母生日，席散鲍即出游），提督府捉去交刑部革去供事。而苻农、荻舟尚游荡不畏法，真可怪也！

余近日常有目疾，余俱康泰。内人及二儿四女皆平安，小儿甚胖大。西席庞公拟十一回家，正月半来，将请李笔峰代馆。宋芑宾在道上仆跌断腿（宋有与六弟信），五十余天始抵樊城，大可悯也。余不一一。

国藩手草 十二月初十日

在京祭祖父

澄候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讣音，中肠惨痛。自以游子在外，不克佐父母襄办大事，负罪婴疚，无可赎挽。比于十八日折差之便，先寄银百零五两，计元宝二锭，由陈岱云宅专足送至家中，不知刻已收到否？

国藩于十六日成服，十七日托军机大臣署礼部侍郎何大人（汝霖）代为面奏，请假两月，在家穿孝。自十七以后，每日吊客甚多。二十九日开吊，是早祭奠。因系祖妣冥寿之期，一并为文祭告。开吊之日，不收赙仪。讣帖刻“谨遵遗命，赙仪概不敢领”二语，共发讣帖五百余分。几来者不送银钱，皆送祭幛、挽联之类，甚为体面。共收祭文八篇、祭幛七十五张、挽联二十七对、祭席十二桌、猪羊二副。其余香烛纸钱之类，不计其数。送礼物来者，用领谢帖；间有送银钱来者，用“奉遗命璧谢”帖。其原封上粘帖红签璧去，签上刻“旋吉”二字。兹将讣帖等印发者，付回样子与家中一看。纪梁侄名一时偶忘，遂刻作纪沅。

各处送祭幛来者，哈喇大呢甚多，亦有缎布江绸者。余意欲将哈喇作马褂数十件，分寄家中族戚之尤亲者（另开一单于后，乞诸弟斟酌或添或减，以书覆我）。盖南中老人考终，往往有分遗念之说。或分衣，或分银钱。重五伯祖曾以貂皮马褂一件与王高七作遗念衣，即其证也。

各处寄布，既多且精，令我歉然难安。诸弟先代我趋谢，并言往后万不可如此。盖京中买布甚易，而家中纺纱织布，则难于登天，我受之甚抱愧也。

澄弟之信，劝我不可告假回家。所言非不是，余亦再四思维，恐难轻动。惟离家十年，想见堂上之心，实为迫切。今祖父大事既已办过，则二亲似可迎养。然六旬以上之老人，四千有余之远道，宿聚之资既已不易，舟车之险尤为可畏，更不敢轻举妄动。烦诸弟细细商酌，稟知父母亲及叔父母，或告假归省，或迎养堂上，二者必居其一，国藩之心乃可少安。父母亲近来欲见国藩之意，与不愿国藩假归之意，孰缓孰急？望诸弟细细体察，详以告我。禱切望切。

国藩草 十二月初三日

纪泽订婚尚待商酌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九月二十六日发家信第十三号，想已收到。十月初十日，接到家中闰月二十八所发信及九月初二、九月十四所发各件。十二夜又于陈伯符处接到父亲大人闰八月初七所发之信，系交罗山手转寄者。陈伯符者，贺耦庚先生之妻舅也。故罗山托其亲带来京。得此家书四件，一切皆详知矣。

纪泽聘贺家婚事，观闰八月父亲及澄弟信，已定于十月订盟；观九月十四澄弟一信，则又改于正月订盟。而此间却有一点挂碍，不得不详告家中者。京师女流之辈，凡儿女定亲，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。内人闻贺家婚事，即托打听是否庶出，余以其无从细询，亦遂置之。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订盟之音，十一日即内人亲至徐家打听，知贺女实系庶出，内人即甚不愿。余比晓以大义，以为嫡出庶出何必区别，且父亲大人业已喜而应允，岂可复有他议？内在之意，以为为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，则为妻者更有踞踖难安之情，日后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为虑及。求诸弟宛转稟明父母，尚须斟酌，暂缓订盟为要。陈伯符于十月十日到京，余因内人俗意甚坚，即于十二日夜请贺礼庚、陈伯符二人至寓中，告以实情，求伯符先以书告贺家，将女儿不必遽送，俟再商定。伯符已应允，明日即发书，十月底可到贺家。但兄前有书回家，言亲事求父亲大人做主。今父亲欢喜应允，而我乃以妇女俗见从而扰惑，甚为非礼。惟婚姻百年之事，必先求姑媳夫妇相安，故不能不以此层上渎。即罗山处，亦可将我此信钞送一阅，我初无别见也。夏阶平之女，内人见其容貌端庄，女工极精，甚思对之。又同乡陈奉曾一女，相貌极为富厚福泽，内人亦思对之。若贺家果不成，则此二处必有一成，明春亦可订盟，余注意尤在夏家也。京城及省城订盟，男家必办金簪、金环、玉镯之类，至少亦须花五十金。若父亲大人决意欲与贺家成亲，则此数者亦不可少。家中现无钱可办，须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车带回。七月间诸弟乡试晋省之便再行订盟，亦不为晚。望澄弟下次信详以告我。

祖父佛会既于十月初办过，则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现已即吉，余恐尚未除服，故昨父亲生日，外未宴客，仅内有女客二席。十一，我四十晋一，则并女客而无之。

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，实可佩服！至于铤砂伤其面尚勇往前进，真不愧为民父母。父亲大人竭力帮助，洵大有造于一邑。诸弟苟可出力，亦必尽心相扶。现在粤西未靖，万一吾楚盗贼有乘间窃发者，得此好官粗定章程，以后吾邑各乡自为团练，虽各县盗贼四起，而吾邑自可安然无恙，如秦之桃花源，岂不安乐？须将此意告邑之正经绅耆，自为守助。

牧云补廪，烦弟为我致意道喜。季弟往凹里教书，不带家眷最好，必须多有人在母亲前，乃为承欢之道。季洪十日一归省，亦尽孝之要也。而来书所云寡欲多男之理，亦未始不寓乎其中。甲五读书，总以背熟经书、常讲史鉴为要（每夜讲一刻足矣）。季弟看书不必求多，亦不必求记，但每日有常，自有进境，万不可厌常喜新，此书未完，忽换彼书耳。

兄国藩手草 十月十二日

纪泽须多写信来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九月初二日刘一来江西，奉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手谕，敬悉家中平安。而澄弟在永丰，沅弟在省，季弟居稍远，均无安信，纪泽儿亦未写信，则殊不可解。自瑞、临道梗，不通音问者已八阅月。此次刘一等回家，纪泽该惊喜异常，写详禀以告家中之琐事，以安余之心，即今年新婚一节，亦应将喜事之首尾、新妇之贤否缕晰禀告，何竟无一字上陈耶？嗣后每次长夫来营，纪泽必写详禀一封，细述家中及亲邻之琐事，并陈己易及诸弟之学业，每次以一千字为率，即以此当问视之子职可也。温甫病已痊愈，眠食均皆复归，惟脚力略软，是以尚留省城再调养。

余于初三日自省起程，初五日到瑞州。见刘峙衡营务整肃，治全军如治一家，每日皆饭毕始近黎明，深堪佩服。普承尧宝勇营亦队伍整齐。吴竹庄彪勇现已分出进省，另剿东路广信之贼。省兵五营在瑞者，亦尚有规矩。余驻瑞数日，即行回省，令温弟来瑞也。

沅弟在长沙招勇，不知系代南坡兄办就后即交他人管带？抑系亲自统辖与周凤山并为一军乎？抑各树一帜乎？此间有凤新虎三营千七百人，周凤山之旧部也，益以渠在长沙所招之千五百人、王吉昌投效之八百人，已足自成一军，皆永州道、新宁、江西属之人，即不收王吉昌之勇，亦尚有伍化蛟等营可以合并，沅弟所招之湘勇似不必与周合。如来瑞州，则与峙衡合可也，与宝勇合亦可也；如来吉安，则须另觅一军合之。沅弟与黄南兄、夏憩兄熟商后，望专人飞速寄信来江。安五在营浮躁，不甚守规矩，兹遣之送信回，以后不可令渠来营。余俟续布。

书于瑞州营次 九月初十日

每得意时即有失意事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老弟左右：

十三日写信，专人回家。十五日接澄、沅冬月二十九、三十两缄，得悉叔父大人于二十七患病，有似中风之象。

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，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。自咸丰年来，每遇得意之时，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去，壬子科，余典试江西，请假归省，即闻先太夫人之讣。甲寅冬，余克武汉田家镇，声名鼎盛，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，是夜即大败，衣服、文卷荡然无存。六年之冬、七年之春，兄弟三人督师于外，瑞州合围之时，气象甚好，旋即遭先大夫之丧。今年九弟克复吉安，誉望极隆，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，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。此四事者，皆吉凶同域，忧喜并时，殊不可解。现在家中尚未妄动，妥慎之至！余在此则不免皇皇。所寄各处之信，皆言温弟业经殉节，究欠妥慎，幸尚未入奏，将来拟俟湖北奏报后再行具疏也，家中亦俟奏报到日乃有举动。诸弟老成之见，贤于我矣。

叔父大人之病，不知近状何如？兹专法六归，送鹿茸一架，即沅弟前此送我者。此物补精血远胜他药，或者有济。

迪公、筱石之尸业经收觅，而六弟无之，尚有一线生理。若其同尽，则六弟遗骸必去迪不远。意者其已逃出，如潘兆奎；或暂降，如葛原五乎？家中分用钱项，澄弟意待各炊时再说，余亦无成见，听弟主张可也。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说利害话，此言精当之至，足抵万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尚不十分悖谬，惟说些利害话，至今悔恨无极。

霞仙请做嫁装，即祈澄弟代做，明年三、四、五月可办婚事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二月十六日

言坟墓建筑方式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六月十八日刘得一归，寄一信。二十四派吉中营二人送信。计皆当有复信，而至今未到，颇为悬系。伍少海人来，接澄老十七夜信，知宝庆解围，团勇当撤，贼窜祁、衡，吾邑遂可驰防乎？

子在湖口住十日，八月初一日开至浔阳。因等候送者耽搁二日，初四五本可开行，又以阻风不克成行。好在上游无事，贼不入蜀，余行虽迟滞，尚不误事。日内守风此间，可游览庐山近处胜景。朱品隆等各营已由陆路先至黄州。季弟奉胡中丞礼，募勇千人，闻初四日自黄州起行归湘矣。吉字中营之饷，到黄州再派人起解；如已开船北来，则不远解亦可。

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，果办得到否？须略置墓田，令守墓者耕之。凡墓下立双石柱，方柱圆首。柱高而远不刻字者，谓之华表；柱矮而刻字者，谓之阙。四柱平立，上有横石二条，谓之坊。凡神道，有上覆以亭者（陵上圣德神功碑之亭，四面皆有拱门，民间亦有用此式者）；有左右及后面皆以此砖石贴砌，上盖圆筒瓦者（北道上多有）；有露立全无覆盖者（不耐风日）。三者随弟斟酌。要之上用螭首，下用龟跗，则一定之式，不可改易。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礼者，于墓门之南（专指向南者言之）立墓表碑（上刻文章），又于极南远处立神道碑（上刻大字，某官某人神道碑。不刻文）。稍简者仅立一碑。二者听弟斟酌。要之宜立于墓门之外。江西立于坟堆之趾，湖南立于罗匡之头，皆非古法，亦欠大样，不可学也。至筑坟结顶，上年周璧冲结顶最合古法。今京师王公贝勒及品官之家坟莹多用此式，勿以其为吾乡所创见骇闻而不用也。吾之所见如此，望弟细心详酌。

吾于祖父坟墓祠庙皆未尽心，实怀隐疚。今沅弟能力办之，澄弟能玉成之，为先人之功臣，即为余弥此阙憾，且慰且感。余此次在外专了从前未了之事，而弥缝过失，亦十得七八耳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初八日于九江舟次

去年曾托雪琴一保胡维峰，以答其数年之殷殷，兹雪琴稟官帅保举。原札寄归，望交维峰也。又行。

叔父丧礼以哀为主

澄侯、沅浦两弟左右：

初五日接来信，痛悉叔父大人于十九日戌刻弃世，哀痛易极！自八年十一月闻温弟之耗，叔父即说话不圆，已虞其以忧伤生。叔父生平外面虽处顺境，而暗中却极郁抑，思之伤心。应复各事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余请陈作梅先生赴湘乡看地，请阳牧云陪之。二月中旬自宿松起行，三月初可至家。叔父葬地如已寻地，可候作梅来定葬期，或在三月之杪，或闰三月可也。

一、叔生平最好体面，此次一切从丰，两弟自有权衡。六十四人大殓、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。丧礼以哀为主，丧次以肃静为主。丁未年于此二者未

能讲求，至今愧恨，望两弟留意。

一、余于闻叔讣之第二日进公馆设位成服，拟素食七日，素服十四日，仍行撤灵入营。季弟拟请假回籍，余信嘱其来宿松灵前行礼，早来迟来现尚未定。

一、沅弟言及朱惟堂一事。此人余不深知，但闻尧阶与季高赞之，人树、凯章亦颇称之。余屡札朱南桂、惟堂来，而至今杳然，未接沅弟信之前三日尚办一札去也，此后决不再札矣。尧阶又荐朱贤来，云可当营官，则欺我之言耳。近来细看尧阶之言多不可信。往岁余托尧觅父母葬地，其后全不留心。此人虽系至亲，似宜疏而不宜密。

一、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惬意，自是知足之言，但湿气一层不可不详察。若湿气太重，人或受之则易伤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风难入，日亦难入，必须设法祛散湿气，乃不生病。至嘱至嘱。余俟作梅兄赴湘详布。顺问近好。

二月初八日

乱世婚嫁宜及时早办

澄弟左右：

十二日易汉山等来，接弟九月二十夜一缄、二十二早一缄。又朱风四、唐界山等先后到营，接纪泽母子三缄，系九月二十、二十五日所发者。均悉一切。

大女与袁家喜期，既定腊月初三，即可不必再改。大乱之世，婚嫁宜及时早办。六十侄女、七十侄女喜期已定否？二女儿喜期，余托沅弟在长沙与陈世兄面定也。诸女及儿妇所做鞋等件收到，均尚适用。鞋底若不用牛皮，更合用耳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鲍春霆已到五日，将以月底进攻宁国、石埭之贼。初七八复破羊栈岭。闻业经逐击而出，不知确否。余身体平安。惟疮久不愈，癖疾如常，夜间彻晓不寐，手不停爬。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。季弟代买一婢，现置船上居住，余意尚未定。大约此是积年痼疾，非药饵所能愈，亦非爬搔所能愈也。十一日全未见客，心绪常不免郁闷，幸办事尚不间断耳。

纪泽所作“张良李泌论”，命意极好，惜措词多不圆稳。功名之地，古人所畏，余亦常存临深履薄之念。

沅弟已到家否？余本日发一奏片，兹先行抄回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十月十四日

欣悉家中妯娌子侄和睦

沅弟左右：

初一日午刻接到二十七日一函，知二十六日苦攻无益，弟又以皖北空虚之故，心急如焚。我弟忧劳如此，何可再因上游之事，添出一番焦灼！上游之事，千妥万妥。僧邸即日可至三河尖，陈国瑞已至正阳关，其力足制此贼。而狗党数酋坚请投诚，已派刘维楨前往收降。刘亦狗部大酋，十一年在德安降蒋之纯。狗党陈、马等有信，约刘往黄州说事者也。若非真有降意，岂有徘徊黄、麻月余不下皖境之理？江西侍、康各股亦纷纷逃散，不出宜、崇城

外一步。两岸之事，皆易收拾。弟积劳太久，用心太苦，不可再虑及外事。

弟以“博文约礼”奖泽儿，语太重大，然此儿纯是弟奖借而日进。记咸丰七年冬，胡帅寄余信，极赞三庵一琴之贤，时温弟在坐，告余曰：“沅弟实胜迪、希、厚、雪。”余比尚不深信。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，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，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。然则弟之誉泽儿者，或亦有所试乎？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。闻妯娌及子侄辈和睦异常，科一、三、四有姜被同眠之风，甲三、五等亦爱敬兼至。此足卜家道之兴。然亦全赖老弟分家时布置妥善，乃克臻此。大女儿病已大愈，殊出望外。余俟江西案办妥乃赴金陵，弟千万莫过忧灼。至祷至嘱。即问近好。

文辅卿今日到。

六月初一日未刻

纪泽母子至弟署不宜久住

沅弟左右：

四月三日接三月十八日来信，知弟于三月十六日抵鄂，十七接篆。所论治鄂之道，均与兄屡次去信相符，惟奏折朋友苦思不得其人。近日忆得倪豹岑（文蔚），壬子庶常改归刑部，在外多年，仕途蹭蹬。严渭春曾保以湖北道员，未蒙谕允，亦曾充官相营务处，去夏四月进京供职。余以其祖母年近九旬，恐有承重大，故劝其不必北上，而许每年济以四百金。后余仓猝北征，仅送过一次百金而已。本年渠在金陵坐凤池书院，若请至弟署，令作奏折，必有可观。若写公事信函，则写作俱佳，几与意城相近。其人和平敦厚，相处最好。惟渠奉祖母侨居金陵，安土重迁，必不愿赴武汉。余拟函告李雨亭为之劝驾（李、倪与范云吉皆严所特保，皆良才也）。弟每月宜送以百金，将来仍许以保留鄂省。渠济目前之窘况，顾后来之出路，当可允许。

此间军事，前月二十一日两折业咨弟处。近日战状略具于张子青、刘印渠两信中，抄寄弟览。

纪泽母子至弟署，不宜久住，前信已言及之。纪瑞侄母子至鄂，亦不宜久署中。风水之说，亦有不得不信者，望细思之。明日派勇送日记、信，兹先草此递慰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初三日

望勤苦谨慎为子孙榜样

欧阳夫人左右：

接纪泽儿各禀，知全眷平安抵家，夫人体气康健，至以为慰。余自八月以后，屡疏请告假开缺，幸蒙圣恩准交卸钦差大臣关防，尚令回江督本任。余病难于见客，难于阅文，不能复胜江督繁剧之任，仍当再三疏辞。但受恩深重，不忍遽请离营，即在周口养病，少泉接办。如军务日有起色，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。若久享山林之福，则恐不能。然办捻无功，钦差交出，而恩眷仍不甚衰，已大幸矣。

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。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箱收之，平日不可动用。内而纺绩做小菜，外而蔬菜养鱼、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须留心。吾夫妇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，不可不劳苦，不可不谨慎。近

在京买参，每两去银二十五金，不知好否？兹寄一两与夫人服之。澄叔待兄与嫂极诚极敬，我夫妇宜以诚敬待之，大小事丝毫不可瞒他，自然愈久愈亲。此问近好。

十二月初一日

李申夫回籍后光景甚窘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彭芳四回家送菲仪于亲族，付去一函，不知何日可到。日内此间平安，余身体粗健。眩晕、疝气诸症未发，脚肿因穿洋袜而消，幸未再发。惟眼蒙日甚，无术挽回。请医诊视，云两尺脉甚虚，然尚可以补救。惟目疾难治，近世亦无精于眼科者，不如不治为上策。署中大小平安。镜初、健斋前往署中，近皆归去。竹林亦即日告归。留此者推陈松生、欧阳仲谐、刘康侯。本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门，屋多人少，殊觉空旷。

聂宅世兄尚无来江之信。渠中间有一函，商及送女至粤成婚。兄回信，仍请送男来江，故耽延一二月也。接澄弟十月二十八日信及十一月初三与纪泽信，知刘、王二公急欲借洋饷六十万，余前复信虽已允许，而仍多筹商为难之辞，不知韞帅接到后如何定计？新任上海沈道月内必来敝处，当再与熟商之。

湘省督销局人款分拨甘省淮军，留湘用者无几，能还此巨款否？李筱帅查办之案已就绪否？韞帅无大处分否？宦途险峻，在官一日，即一日在风波之中，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。如韞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险难，不谓人言藉藉，莫测所由，遽至于此。

李申夫回籍后光景甚窘，今年托兄追索浙江运使任内养廉。杨石泉慨然许给三千七百余金，亦小可慰也。

八、九、十月日记，此次专人送去。霞、筠二公复信，请即妥寄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具 十一月十七日

卷四 交友之道

教诸弟进德修业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九弟行程，计此时可以到家。自任丘发信之后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，不胜悬悬，不知道上有甚艰险否？四弟、六弟院试，计此时应有信，而折差久不见来，实深悬望。

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，总以耳鸣为苦，问之吴竹如，云只有静养一法，非药物所能为力。而应酬日繁，予又素性浮躁，何能着实养静？拟搬进内城住，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，现在尚未找得。予时时自悔，终未能洗涤自新。

九弟归去之后，予定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之法。读经常懒散不沉着。读《后汉书》，现已丹笔点过八本；虽全不记忆，而较之去年读《前汉书》，领会较深。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，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。予文、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。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，虽感诸君奖许之殷，实则自愧愈深也。待下次折差来，可付课文数篇回家。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，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，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。

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，来则作竟日之谈，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。渠言有窦兰泉者（云南人），见道极精当平实。窦亦深知予者，彼此现尚未拜往。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，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，倭艮峰先生、窦兰泉可以友事。师友夹持，虽儒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，为学譬如熬肉，先须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慢火温。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。虽略有见识，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，亦不过优游玩索己耳。如未沸之汤，遽用慢火温之，将愈煮愈不熟矣。以是急思搬进城内，屏除一切，从事于克己之学。镜海、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。而城外朋友，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，如邵蕙西、吴子序、何子贞、陈岱云是也。

蕙西尝言：“‘与周公瑾交，如饮醇醪’，我两人颇有此风味。”故每见辄长谈不舍。子序之为人，予至今不能定其品。然识见最大且精，尝教我云：“用功譬若掘井，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，何苦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？”此语正与予病相合。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。

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，谓我“真知大源，断不可暴弃”。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。即以作字论之：纯以神行，大气鼓荡，脉络周通，潜心内转，此乾道也；结构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此坤道也。凡乾以神气言，凡坤以形质高。礼乐不可斯须去身，即此道也。乐本于乾，礼本于坤。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漫者，即乐之意也；丝丝入扣转折合法，即礼之意也。偶与子贞言及此，子贞深以为然，谓渠生平得力，尽于此矣。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，此九弟所知者也。

写至此，接得家书。知四弟、六弟未得入学，怅怅。然科名有无迟早，总由前定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吾辈读书，只有两事：一者进德之事，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，以图无忝所生；一者修业之事，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，以图自卫其身。进德之事难以尽言，至于修业以卫身，吾请言之：

卫身莫大于谋食。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，士劳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禄于朝，教授于乡，或为传食之客，或为入幕之宾，皆须计其所业，足以得

食而无愧。科名者，食禄之阶也，亦须计吾所业，将来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后得科名而无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穷通由天作主，予夺由人作主；业之精不精，则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见业果精，而终不得食者也。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，虽有壅滞必有通时；士果能精其业，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？即终不得科名，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。

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日专而已矣。谚曰“艺多不养身”，谓不专也。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。诸弟总须力图专业。如九弟志在习字，亦不必尽废他业。但每日习字工夫，断不可不提起精神，随时随事，皆可触悟。四弟、六弟，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？若志在穷经，则须专守一经；志在作制义，则须专看一家文稿；志在作古文，则须专看一家文集。作各体诗亦然，作试帖亦然，万不可以兼营并鹜，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。切嘱切嘱，千万千万。此后写信来，诸弟各有专守之业，务须写明。且须详问极言，长篇累牍。使我读其手书，即可知其志向识见。凡专一业之人，必有心得，亦必有疑义。诸弟有心得，可以告我共赏之；有疑义，可以问我共析之。且书信既详，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，乐何如乎？

予生平于伦常中，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。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。九弟在京年余，进益无多，每一念及，无地自容。嗣后我写诸弟信，总用此格纸，弟宜存留，每年装订成册，其中好处，万不可忽略看过。诸弟写信寄我，亦须用一色格纸，以便装订。

谢果堂先生出京后，来信并诗二首。先生年已六十余，名望甚重，与予见面，辄彼此倾心，别后又拳拳不忘，想见老辈爱才之笃。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，传播里中，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。

予有大铜尺一方，屡寻不得，九弟已带归否？频年寄黄英（芽）白菜子，家中种之好否？在省时已买漆否？漆匠果用何人？信来并祈详示。

兄国藩手具 九月十八日

情愿人占我便益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弟足下：

自四月二十七日得大考谕旨以后，二十九日发家信，五月十八又发一信，二十九又发一信，六月十八又发一信，不审俱收到否？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发信，具悉一切，欣慰之至。

发卷所走各家，一半系余旧友，惟屡次扰人，心殊不安。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，至今以为恨事。将来万一作外官，或督抚，或学政，从前施情于我者，或数百，或数千，皆钓饵也。渠若到任上来，不应则失之刻薄，应之则施一报十，尚不足以满其欲。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，于今八年，不肯轻受人惠，情愿人占我的便益，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。将来若作外官，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。澄弟在京年余，亦得略见其概矣。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，成事不说，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，不可轻取人财。切记切记。

彭十九家姻事，兄意彭家发泄将尽，不能久于蕴蓄，此时以女对渠家，亦若从前之以惠妹定王家也。目前非不华丽，而十年之外，局面亦必一变。澄弟一男二女，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？岂少缓须臾，即恐无亲家耶？贤弟行事，多躁而少静，以后尚期三思。儿女姻缘前生注定，我不敢阻，亦不敢

劝，但嘱贤弟少安无躁而已。

成忍斋府学教授系正七品，封赠一代，敕命二轴。朱心泉县学教谕系正八品，仪封本身，父母则无封。心翁之父母乃■封也。家中现有“■绅”，何不一翻阅？

牧云一等，汪三入学，皆为可喜，嘯山教习，容当托曹西垣一查。

京寓中大小平安。纪泽读书已至“宗族称孝焉”，大女儿读书已至“吾十有五”。前三月买驴子一头，顷赵炳坤又送一头。二品本应坐绿呢车，兄一切向来俭朴，故仍坐蓝呢车。寓中用度比前较大，每年进项亦较多（每年俸银三百两、饭银一百两）。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。

同乡诸人皆如旧。李竹屋在苏寄信来，立夫先生许以乾馆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草 六月二十七日

考妣改葬事不可缓

澄侯、沅浦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十二月二十三日接澄、沅初十、十一日信，除夕又接十六日信，敬悉叔父大人身体气渐好，不致成中痰之症，如天之福，至幸至幸！两弟缄中所言各事，兹分条列复如左：

一、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。余二年、七年在家主持葬事，办理草草，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，为人子者第一大端，问心有疚，何以为人？何以为子？总求沅弟为主，速行改葬，澄弟、洪弟帮同办理，为我补过。至要至禱！洪夏争地，果可用否？吾不得知。兹亲笔写信与洪、罗二处，以冀或有所成。

一、张凯章于十八日至景德镇附近地方，十九日分两路进。王（铃峰）、吴走西路，凯章走东路。王、吴挫败，义营亡百人，吉左营九人，副湘营三十七人，营务处十二人。在行仗则已为大伤，幸凯章全军未与其事。现尚扎崖角岭，去景德镇二十余里，势颇岌岌。兹札调朱南桂、朱惟堂飞速来军，望即专人送去。又王人树一信亦速送去。涤岑信，弟阅后封寄。

一、季弟决计出外，不知果向何处？今日办事之人，惟胡润之、左季高可与共事。此外皆若明若昧，时信时疑，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。沅弟宜再三开导，令季弟择人而事，不可草草。或沅、季同来吾营，商定后再赴他处亦可。

一、沅弟所画屋样，余已批出。若作三代祠堂，则规模不妨阔大；若另起祠堂于雷有湾，而此仅作住屋，则不宜太宏丽。盖吾邑带勇诸公，置田起屋者甚少，峙衡家起屋亦乡间结构耳。我家若太修造壮丽，则沅弟必为众人所指摘，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，尤非所宜。望沅弟慎之慎之，再四思之。祠堂样子，余亦画一个付回，以备采择。

一、科一喉痛，系先天火亏之症，宜服参茸姜附等药，庶可一劳永逸，切不可服凉药，千万记之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元旦

曾香海不宜主东皋讲习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家信，想俱平安。兰姊病已大愈否？季弟灵柩，闻腊月二十九日至黄州以上七十里之七矶滩，想未必能至汉口度岁，不知何时可抵长沙。沅弟坚欲葬季于马公塘，吾二人即可允从，不必各执己见。

此间军事尚平安。春霆于正月初六日在泾县大获胜仗，嗣后尚未开仗。余牙疼稍愈，身体如常。

弟前函询曾香海主东皋讲习，余意似觉非宜。大凡师道以专勤为第一义。香海近年亦办公事，未必能专；年逾六十，精力渐衰，未必能勤。且诸生志在举业，香海本非举贡出身，近于八股未免抛荒，恐不足以惬诸生之望，宜再酌之。罗老师不可兼书院之说，不知有专条定例否？余意中亦别无可请之人也。

恽次山超擢湖南方伯，未知文式岩作何下落，尚无明文。李筱泉调广东粮道，王铃峰擢赣南道并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正月十四日

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处

沅弟左右：

初一日接弟七月二十四日六二信，具悉一切。

陈斌述及与鲍军门言改由七桥瓮（瓮桥）进孝陵卫，春霆欣然乐从，余已决从此策，日内即办公牒分别咨行。地道决不复开。七桥瓮（瓮桥）上流须用浮桥，容再由此间办竹木解去。前因花篱地道均非要务，故未饬知潜山县耳。左帅保筠仙，此间并无所闻。黄信之所谓季帅者，似即毛寄云也。毛密片余未得见，大约系保两郭、黄、李。筠公已擢粤抚，筱泉已擢粤臬，南翁有旨往粤办厘，惟意城保花翎三品卿未奉明文。

弟所保各员，均奉允准。惟金安清明谕不准调营，寄谕恐弟为人耸动。盖因金君经余两次纠参，朝廷恐余兄弟意见不合也。大抵清议所不容者，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又近世保人，亦有多少为难之处。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，反累斯人者；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阅世已深，即荐贤亦多顾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

景、河、婺、乐四卡，左帅业已归还余处。上海四万，余志在必得，恐不免大有争论。霞仙升陕抚，先办汉中军务。闻李雨苍系多帅所劾也。纪泽等今日往营省谒。父亲手泽六纸寄还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初二日

淮军入鄂请殷勤款接

沅弟左右：

十五日接第十一之函，十八九连接十五六日两函，具悉一切。

任、赖将由信阳入鄂，旋复由罗山折窜光、固，顷据报将至麻城。不知姜部果有他变否？此间现仅调周、张两军赴鄂会剿，五日内铭军又可继进。淮军入鄂，请弟殷勤款接，视之如一家眷属。盖年余以来，诸军虽未立大功，而其听我之话，与听少泉之话实无以异。弟若隔膜视之，则将领或疑我平日之不诚。郭军车骡未备，自难越境剿贼，在鄂皖山多田多之处，则车不如骡。幼泉因车多骡少，不能即赴六安，拟令驻于扶沟等处，专留为贼再回山东之

用。西路张逆一股，前闻已至灞桥，距省仅四十里，近日未得续信。

霞仙有一信来，峻辞诃责，至比我为杨嗣昌，此后不复愿与通信矣。原函抄寄弟阅。余昨复春霆一信，亦抄去一阅。少泉十三日谢恩一疏，与余十七日辞江督之疏互相发明，另咨弟案备查。

弟之履历，凡奉谕旨行营皆有抄案，日内当抄去矣。部文则案在金陵，不能远查。明年大京察，吏部有文来索取履历否？若无咨，则不送亦可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十一月二十一夜

卷五 用人之道

澄弟无须来营

澄、温、植三弟左右：

澄弟有病，即可不必来此。此间诸事杂乱，澄弟虽来，亦难收拾，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。长夫来此者至六十名之多，澄弟于此等处不知节省，亦疏略也。兹一概遣归，仅留十三名在此。如不好，尚须再遣回。

昨夜褚太守带三营水师至靖江剿贼，不知能得手否？塔、周大胜仗归来，余赏银千两、功牌百张、猪十口、酒五百斤，颇觉鼓舞。现惟邓湘一营难于收辑耳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顿首 三月二十五日

湘勇善战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日来北风甚劲，省城各船不能来营。吾自十六挫失之后，陆续添募水勇。募小划子共百三十号，每号多者六七人，少者三四人，通共小划子载水师千余人，已到七十余号。此外添募之勇仍用快蟹、长龙、杉板等船，但恨无好炮配之。

水师前营（李孟群）、左营、中营（秦国禄）、清江营（俞晟）各战船皆已驻扎金口，去武昌仅六十里。右营尚在嘉鱼，去金口百五十里。后营、定湘营尚随余在新堤，去嘉鱼九十里。通共水师大营八营、小营五营。若在广西借得洋炮急至，则振兴气象，较自省起程时尚远胜之，但恐炮难遽至耳。

陆兵大队驻扎羊楼峒。罗山于十八日在长安驛打一胜仗。二十三日在羊楼峒打胜仗，破一贼卡。二十四日在佛岭打胜仗，破一贼卡。二十六日在羊楼峒打大胜仗。四次共杀贼七八百人，而我军仅一人受伤。湘勇之善战超出各营之上，而罗山以书生而善用兵若此，良可敬也！智亭剿灭崇、通股匪后，即直下收复武汉。水师亦待陆军同进，而水勇皆踊跃欲战，暗笑主将之不进为极怯也。

二十一至二十九四次胜仗折已批回，兹抄回呈堂上大人一阅，求诸弟稟明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草 七月二十七日

应专注陆路不必兼筹水师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专人至，接来件，知接战获胜。水师虽未甚如意，然已夺船数号，亦尚可用。水师自近日以来法制大备，然其要全在得人。若不得好哨好勇，往往以利器资寇。弟处以全副精神注陆路，以后不必兼筹水师可也。

用绅士不比用官，彼本无任事之责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？贵在奖之以好言，优之以廩给，见一善者则痛誉之，见一不善者则深藏而不露一字。久久善者劝，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。吾弟初出办事，而遂扬绅士之短，且以周梧冈之阅历精明为可佩，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，戒之

慎之。

余近发目疾，不能作字，率布数行，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二十六日

团练事望澄弟尽力为之

澄侯、沅甫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初二日接澄弟二月二十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，至今七日未接长沙嗣音，不知来阳、常宁、安仁、衡州近状何如？至为悬系！团练之法，余向不甚以为然，而我邑此次却须有团练以壮声威。望澄弟尽心为之，无以我言为典要也。

此间新招之三千余人，余星焕等之长宁勇千人于初一日到营，张子衡之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到千零，将齐矣。凌荫庭之接带义勇营千人俱扎贵溪，俟练妥后，即日亦当来老营矣。惟彭山岷之兵未到，到齐时，老营共七千余人。将卒皆跃跃欲试，气象颇好，似堪一战，惜无好统领临阵指麾之耳。

湘勇之在江者，多有回援湖南之意。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，已去二札一批，至今尚未回信，又派吴翔冈回援，翔冈之营虽交凌荫庭，尚留四百人，合新招之三百人，亦差足成军。王铃峰、张凯章稟请回援。此时景镇未克，碍难撤退。二十四日，镇贼扑凯章所辖之样字营，一击即退。凯军近日已稳，但难期克复耳。

我日记中郁闷之怀虽不能免，然癖疾已愈十分之八九，想系服鹿茸丸之效。办事精神亦较六年略好，往年心中愧悔之事，与官场不和之事，近亦次第消融而弥缝之类。惟七年在家居度太小，说话太鄙，至令悔之。此外，方寸尚泰然也。澄弟劝我“得日过日”四字，以后当谨记之。目光近更花，或因写字太多之故。此后当少写，诸弟不必挂念。家中或徙避或否，诸弟自有斟酌，余亦不复挂念。沅弟事，谢恩折宜早发，因湖南并未咨到，又因今年三次奏温弟事，故未同发，昨始奏谢。即问近好，不一一。

三月初三日

望绘寄江楚扎营图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八日发十一号信，谅已收到。日来雨不息，想镇营极辛苦也。初九日接季洪弟信，知润帅已授之以事。如能磨炼出一人才，亦家门之幸。兹专人送弟处。

乐平团练究可用否？昨日所寄之单相符合否？江楚扎营之地，能绘一全图寄来否？若不能，则专绘楚军可也。有人自衡州寄一宝庆图并伍委员探报，送弟一阅。寒热不时，惟保重。千万之嘱！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十日二更

望再恳希庵来助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十九日信并公牒。萧、张二人新作营官，余不轻假以权，徐

徐训饬，甚有条理。二十二早接二十日信，正俊九拜生之日也。

此间自十七日闻宁郡失守之信，十八日次青派二营去防丛山关。十九日接仗，分为二卡。一营失利，营官阵亡。一营平稳。丛山去绩溪县三十里，去徽州府九十里。次青在徽，现办城守事宜。城上蓬蒿没人，雉堞不完。若过四日，则次青料理渐妥，当可守御。余续发札字河溪四营二千一百人，二十一日可到徽州，亦助次青协守。凯章在旌德，静镇不动。霆营在太平，亦静守平安。春霆二十日到祁，二十三日可到本营。目下所虑者，次青徽州吃紧，祁门老营太单。徽畏外寇，祁忧内讧。欲请希庵带两营来此一助，望弟再三恳之，余今日未写信也。安庆新营太多，余不甚放心。围此大城，因此悍贼，尚恐有意外之虞，断不可分兵来南岸。泽儿过十月十一后再赴安庆。

八月二十二日已刻

幸勿轻敌致误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夜接弟二十三、四日两次专信。二十七早又接二十五信，报多公二十三日胜仗。至以为慰。

大通厘局十月以六成济湘后，四成修堤。十一月后，四曾四陈二韦即当批准。莫令祥芝，昨日发折奏参革职，即日当札马辉房代理。堤工恐未必修得成，而军事得失利钝不过月内外可决，苟堤工太难，办工者无十分内行里手，祈弟酌之。

多、李虽打胜仗，贼若来扑怀宁，弟仍当坚守不出，幸无轻敌致误。左季翁今日可到祁门，吴退庵昨日已到。贵溪股匪，已于二十三日被左军击败，杀贼近二千也。

十月二十七日

安庆将克须持坚静二字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夕接弟十三日信，并鱼二坛，又干鱼二个，谢谢。

安庆城内有出降之贼，则克复消息当在春末夏初，只须以坚静二字持之。陈馥庵一军既不得力，即饬令全赴南岸亦可。若须酌留若干扎集贤关，亦听弟与厚庵商度行之。洋塘败贼分为二股：一股由建德径归青阳，一股窜并彭泽。鲍公跟至彭邑追剿，不知近已全回池州境内否？此股贼多且悍，将来与杨七麻仍为安庆之大患，但祝在安庆既克之后，始起掀天大波，则至幸耳。

陈舫仙带五百人作余身旁护卫之兵，不知渠颇心愿否？朱宽义尚在家否？此间亦未下札。江西厘金大绌，正月窘迫之至。李秀成于十一日围广信府，不知日内解围否？河口等处糜烂，今年厘金远不如去年，南岸四万余人不知何以为生，思之惘然。

正月二十一日

湖北江西军情危急

沅弟左右：

十五早接十二日辰初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黄州失守，不特汉口、汉阳可危，即武昌无得力水师，亦难保其不渡江。南岸之事，亦极决裂。左军分八营在甲路者，以王开来、王开琳为主。十二日贼众围营，十二夜三更挫溃，退至黄港、景镇一带，不知与左公自带四营会合后尚能成军否？兹将王开来与梅村之信抄寄一览，弟可转呈润帅阅也。现调陈余庵赴景镇，又调鲍公援景镇，不知左公能支持十日八日否？李金旂赴援建昌，亦已挫败。建城殆不可保，思之喟然。江省全局散漫。李黼堂告病回籍，则事之不可为，可概见也。顺问近好。

二月十五日巳刻

左宗棠善于审机审势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二十三晚接第十五日信，系从景德镇送鲍公信绕来者。朱云岩今早业已启行，二十八九可到东流，三十日必到弟处帮守濠墙矣。鲍公二十六日拔营，余有一批抄阅。左军破侍逆股十余万，可谓奇功，然其不可及处，只在善于审机审势耳。顺问近好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已飞函催鲍援安庆

沅弟左右：

初四日共发三信，昨夕今日早闻安庆炮响，或该逆猛扑吾濠耶？今日晴霁，已飞函催鲍进兵。胡宫保派胡达轩三营守石牌，成武臣七营与鲍同剿集贤，计今日多公即可进兵，初八鲍或可到集贤。天不再雨，则阿兄可不爽约。东流公馆太小，待坐船到时，当移舟居耳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五日辰正

决计不调鲍军回顾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二夜接来信，知伪王丈张立邦拿获正法。杨七麻虽是悍贼，然在景镇与弟曾接过几仗，或亦尚足御之。

弟欲余缄商润帅，令鲍军暂缓南渡。润公之意，本欲鲍军久驻集贤，以待狗援。兄已许之，并将润信寄弟一阅。弟复长信，大不以为然，且言留鲍住集贤者，只胡、杨有此意，多无此意也。此信具在，弟岂忘之耶？此信之后，弟又屡缄，言多可击援，沅可久守云云。今忽变易前说，兄实不能屡次反复，再寄缄于润、霆矣。闻城贼之米仅支十日，多军纵不能击退陈、杨。岂能自保？十日半月即贼至集贤，弟之后濠岂能坚守十日半月？如能守前月，则城已克矣。如不能守半月，则鲍纵不南渡，岂能赶到怀、桐乎？故兄决计不调鲍军回顾，弟其谅之。

日内疮痒异常，夜不成寐，殊以为苦。家信附还。即候近好。

五月二十二日巳刻

巢县含山同日克服为慰

沅弟左右：

接陈东友、蔡东祥、周惠堂禀，知雍家镇于十九日克复。惜日内雨大，难以进兵，若跟踪继进，则裕溪口亦可得手矣。

小泉赴粤，取其不开罪于人，内端方而外圆融。今闻幼丹有出省赴广信之行，小泉万不可赴粤矣。

丁雨生笔下条畅，少荃求之幕府相助，雨生不甚愿去，恐亦不能至弟处，碍难对少荃也。南坡才大之处，人皆乐为之用。惟年岁太大，且粤湘交涉事多，亦须留南翁在湘，通一切消息，拟派鹤汀前往，鹤与劳公素相得。待大江通行后，请南翁来此商办盐务，或更妥洽。

又接弟信，知巢县、含山于一日之内克复，欣慰之至。米可以多解，子药各解三万。惟办事之手，实不可多得，容觅得好手，请赴弟处。受山不乐在希帅处，即日当赴左帅大营，亦不便挽留也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金陵似有可克之机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沅弟排递一缄。大雉礼神，以驱厉气而鼓众心，或亦足以却病。余寸心忧灼，未尝少安。一则以弟营与鲍营病者太多，为之心悸；二则各悬禾稼，前伤于旱，继而蝗虫阴雨，皆有所损，收成歉薄，各军勇夫七万人，难于办米；三则以秦祸日烈，多公不能遽了，袁、李皆将去位。长淮南北，千里空虚，天意茫茫，竟不知果有厌乱之期否？幸季弟症疾速愈，大为欣慰。观民心之思治，贼情之涣散，金陵似有可克之机。然古来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载一郭汾阳外，恒有多少风波，多少灾难，谈何容易！愿与吾弟兢兢业业，各怀临深履薄之惧，以冀免于大戾。

东征局五万，因北风太大，尚未到省。此月竟止解去五万，下月必补足也。

七月二十八日

审力较审机审势尤贵

沅弟左右：

接第二信，因余言及机势，而弟极言此次审机之难。弟虽不言，而余已深知之。萃忠、侍两酋极悍极多之贼，以求逞于弟军久病之后，居然坚守无恙。人力之瘁，天事之助，非二者兼至，不能有今日也。当弟受伤，血流裹创，忍痛骑马，周巡各营，以安军心，天地鬼神，实鉴此忱。以理势论之，守局应可保全。然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，无论如何劳苦，如何有功，约定始终不提一字，不夸一句。知不知，壹听之人，顺不顺，壹听之天而已。

审机审势，犹在其后，第一先贵审力。审力者，知己彼之切实工夫也。弟当初以孤军进雨花台，于审力工夫微欠。自贼到后，壹意苦守，其好处又全在审力二字，更望将此二字直做到底。古人云兵骄必败，老子云两军相对衰者胜矣。不审力，则所谓骄也；审力而不自足，即老子之所谓衰也。

药二万、银二万及洋枪一批，日内准交轮舟拖带东下，其余银米子药苦于逆风不能到皖，望弟稳守，不可急于出濠打仗。十月间，吾再添派护军前往助弟。弟之新勇，十月亦可赶到。昨日风雨，余极忧灼也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万不可饬鲍张退兵

沅弟左右：

季弟病甚不轻，易胜惦念。今年季之劳苦功多，既不得邀世俗之荣，乃求一日之康强健爽，而天意亦尚若吝之。然则人生事无巨细，何一不由运气哉！

鲍、张粮运已断，吾竭力以办陆运，而连日大雨如注，万不能运，可忧可怖。弟欲饬鲍、张退兵，此时万不能退。其无勇列队、无夫搬运与弟相同，而其无退步立脚之处，则更不如弟之有金柱可驻守，有江滨可搬运矣。

蒋军即来援，亦必在一月以后，远水难救近火。鲍若果挫，余当自立一新军，自打数大仗，以毕吾余生，遂吾初志。弟则须另立门面，分为呆兵一支，活兵一支。呆兵坚筑石垒，缩小地方，活兵多或二万，少亦万四五千，与呆兵之在金陵者更番休息，千万依我行之。

九洲洲势甚危急，李世忠断不足恃。如何如何！

十月二十四日

少荃克复昆山苏州大有可为

沅弟左右：

日来未接弟信，想甚平安。得云仙信，知弟辞巡抚之意已详告少荃矣。余代弟作折及自作之折仍请收回成命，盖辞官而公牍署新衔，其矛盾处尚小，以辞官写信告人，而具折时不辞，其矛盾处更大。折差定于明日成行，兹将折稿先送弟阅。此二、三月内弟之公牍概用浙抚新衔，迨折差回时奉到朱批，如准开缺，再行换衔可也。木质关防即日当换刻送去。

发、捻在定远分队，忠酋回救苏州。捻党扑临淮一次，现又回至六安，大约为皖鄂豫三省之患。少荃克复昆山，杀贼极多，苏州大有可图。苏若果克，则调程学启扎孝陵卫，或打东坝、二漂，春霆进攻和、含、二浦，大局其渐转乎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四月二十一日午刻

决计请少荃来金陵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日得弟初九日书，十四日又得十一日书，具悉一切。

四万斤火药仅敷个半地洞之用，则十余洞约须三十万斤。此间二十余日之内已解去十二万斤，安庆所存不满万斤矣。江西无丝毫解来，奈何！湖北兵勇缺饷极多，而穆图善又自陕带多部万余人回鄂，看来银、米、火药三者，余与官、沈三处断无能支之理。不过三四个内，必有兵哗变贼之事。变局虽不可料，要亦不能安然无事，念此忧灼之至。昨专函与弟商请少荃亲带炸

炮来金陵会剿。本日接奉寄谕，亦令少荃亲剿金陵，而弟信又言广贼尚发米一斤四两，可知时候未至云云。余遂决计请少荃来金陵，同心办贼。今日先咨弟处，明日即咨少荃，并专案复奏也。今日陈虎臣自苏归来，具述少荃于吾兄弟休戚相关患难相顾，与昌岐之言相同，且炸炮轰倒之城，实可骑马而登，胜于地洞十倍。少荃亦有信来，愿派季泉带炸炮来助。吾意季泉来，不如少荃亲来，盖深知老弟之心，不畏少荃占弟之名，而颇畏季泉之勇不受约束也。弟接奉寄谕及兄此信，亦望作一信邀少荃前来会办。此事余踌躇已久，细思吾考妣今若尚在，吾以此疑敬询吾亲，必曰：“速请李中丞来会剿，无令尔沅弟久郁郁也。”因是决矣。顺问近好。

少荃信寄阅，澄弟信查收。

五月十四日

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

澄弟左右：

五月十二日接弟四月二十八马递一信，十七日接弟四月二十六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状如常。余因沅弟有病，令纪泽十八日往一省视。二十二日戈什哈自金陵归，言沅弟病已痊愈，十八亲至厚庵处道喜，来往八十里，并无倦容云云。惟金陵日久不下，沅之焦灼迥异寻常。皇上寄谕两次，令少泉中丞来金陵会剿。余于二十二日复奏，请少泉于六月初前来，兹将折稿抄寄弟阅。少泉果来，余恐沅弟因少泉之功大且速，相形见绌，激成肝病。少泉若不果来，吾恐金陵日久不克，沅亦郁成肝病；且恐饷绌援到，另生他变。踌躇再四，仍以请少泉速来为是。一人独成其功，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。

近日米价大减，每石不过二两四钱，湖南米商无不亏本。大女儿日内气痛，其病甚不轻，盖亦久有肝郁耳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鲍军八千人在金口登岸不听号令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山东回窜之捻尚在江南徐、宿一带。调淮勇二千余人驻扬州，三千余人驻清江，并昌岐水师百余船，均到防矣。刘铭传等万余人自六安赴徐州，尚未到防。大致足御寇氛。惟霆军八千人在湖北金口登岸，不听号令，各持军器洋枪成队南行。不知果叛逆乎？抑仅溃散已乎？此事关系极大，殊深焦灼。此军若溃，则厚庵一军亦属可虑。

厚庵奏分六省厘金，万做不到，徒托空言。其奏改西征局，不能不妥为调停。

四月十五日

愿开各缺而以散员留营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弟信，想在熊营驻扎，一切平安。何镜芝有与子密信，言弟名望甚好，鄂人倚为长城。

吾十三日请开各缺疏片，奉批旨调理一月，进京陛见一次。余定于正月初间起行。本日有寄少泉一函，寄纪泽一谕，抄付弟阅。此间幕客有言不必进京，宜请一省墓假回籍。余意余与仙、义渠情事回不相同。古称郭子仪功高望重，招之未尝不来，麾之未尝不去，余之所处亦不能不如此。准开各缺而以散员留营，余之本愿也。或较比略好，较此略坏，均无不可。但秦、晋、齐、豫、直隶、苏、皖责成一身，即不能胜此重任。此外听命而已。顺问近好。

十月二十六日

此后必须加意选兵练将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弟二十日信，商参郭军门之事。十九日之寄谕已言郭松林受伤甚重，曾某恐不能当此重咎云云，吾意即弟所发之折，不知系谭公所发。其中有请恤数员，是否即子美之部将？初六日之战，弟于正月再奏参究，似嫌稍迟。最轻则拔去花翎，革去勇号，稍重则褫去黄马褂，再重则请以总兵副将降补。一开提督实缺，即与革职无异，是最重矣。或重或轻，听弟斟酌，但不可请交部议处，恐轻则全无分晓，重则革职也。弟此后必须加意选将练兵。参郭之应轻应重，但求有益于将来之军事，轻而无益犹可为之，重而无益不可为也。

本日阅邸抄，胡、张革职留任，四年无过，方准开复。胡不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计顺斋处分亦必不甚轻松。吾兄弟位太高，名太重，必须军务办得结实，乃不为见仇者所快。余虽决计不作星使、江督两席，然到徐州后必认真讲求操练马队。弟请处分，亦不过言调度无方交部议处而已。而当兹挫衄之后，正宜力戒自是，专求破捻之法。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，弟其勉之。顺问近好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卷六 处世之道

孙纪泽读书甚好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二日，男发第六号信，其信甚厚。内有寄欧阳小岑、黄仙垣、梁慕蓁庄三处货物单。此刻三人想俱到省，不审已照单查收否？

男及男妇身体清吉。孙儿亦好，六月十七日“三字经”读完，十八日读“尔雅”起。二孙女皆好。冯树堂、郭筠仙皆在寓如常。王率五妹夫于五月二十三日在京，其从弟仕四同来。二人在湘潭支钱十千，在长沙搭船，四月十二日至汉口。在汉口杉牌厂内住十天。二十二在汉口起身，步行至京，道上备尝辛苦。幸天气最好，一路无雨无风，平安到京。在道上仅伤风两日，服药二帖而愈。到京又服凉药二帖，补药三帖，现在精神全好。初到京时，遍身衣裤鞋袜皆坏，件件临时新制，而率五仍不知艰苦。京城实无位置他处，只得暂留男寓，待有便即令他回家。男自调停妥当，家中不必挂心，蕙妹亦不必着急。至于仕四，目前尚在男寓吃饭。待一月既满，如有朋友回南，则荐仕四作仆人带归；如无便可荐，则亦只得麾之出门，不能长留男寓也。湖北主考仓少平系男同年相好，男托仓带仕四到湖北。仓七月初一出京，男给仕四钱约六千，即可安乐到家。本不欲优待他，然不如此，则渠必流落京城，终恐为男之累，不如早打发他回为妥。

祖父大人于四月鼻血多出，男闻不胜惶恐。闻率五说祖父近日不吃酒，不甚健步，不知究意何如？万求一一详示。叔父病势似不轻，男尤挂心，务求将病症开示。男教习庶吉士，五月十八日上学，门生六人。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，天语垂问及男奏对，约共六七十句。

今年考差，只剩河南、山东、山西三省，大约男已无望。男今年甚怕放差，盖因去年男妇生产是踏花生，今年恐走旧路，出门难以放心；且去年途中之病，至今心悸。男日来应酬已少，读书如故。寓中用度浩繁，共二十口吃饭，实为可怕。居家保身一切，男知谨慎，大人不必挂念。

男谨禀 六月十三日

长女已行纳彩礼

澄侯、子植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八月十六日折弁到京，至七月二十九日在省起行。维时植、洪二弟正在省城，不解何无一字寄京？闻学院二十六日始考古，则二十九日我邑尚未院试也。

京中大小平安。予之癖疾，七月底较六月稍差，然无碍召见之事，则亦听之而已。六弟在国子监考课，各位堂官颇加青眼。上次蔡司业课古学经文一篇、经解一篇、赋一篇、诗一篇，六弟取第一。奖励甚重；帖一套、佳墨八条。内人近颇多病，不能健饭。现在服药，当不要紧也。纪泽读书，前四月间所请之湖北魏先生，渠八月中即回家。我家已于八月初七日换请一宋先生，常德府丙午举人。今年考取教习，系我门生，其人专严勤教。余有回人书札，亦交渠代写。纪泽现已读至“梁惠王章句下”。每日读书，颇能领会。

大女儿与袁家订姻，已于八月初六日写庚书过礼。郭筠仙为媒，即须出

都，后年始能复来。故趁其在京时，先行纳采。袁家过礼来：真金簪一、真金耳环一对、镀金手镯二、镀金戒指二、红绿湖绸各三丈、金花一对。我家回礼：袍褂料一套、靴一、帽一、朝珠一、补子一、扇插一、笔插一。又女婿见面仪六两。

陈家姻事，前接四弟信，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欢喜。现在岱云丁艰，自不能定庚，只好待渠服满后。诸弟若与陈家昆仲见面时，亦不必道及姻事。岱云之丧事，余已送赙仪三十两交郭筠仙带归，又有挽联一对。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银，予送三十两，则已为重矣。诸弟若到省，只须办香烛去行礼，不必再送情也。

同乡肖史楼、郭筠仙、孙螯舟、徐寿衡并出京，在八月底起行。郭、孙走江南，徐走山西。邓辛阶尚在黄正斋家坐馆。蔡贞斋在袁漱六家。龙滋圃就一同乡任江南金山县者之馆，已出京矣。车钟毓亦就金山馆。金山县之幕中人才可谓极盛。

王荆七现来，要求再入我家。我家现在本用两个跟班，目前有一个要去，拟仍叫荆七来。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？文小南之尊翁亦于八月出京。黎月乔亦欲出京，大约在冬间矣。书不详尽，余俟续寄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十八日

请即为纪泽订婚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发二信，皆系在县城发者，不胜忻慰。纪泽儿订婚之事，予于十二月连发二信，皆言十月十二所发之信言嫌贺女庶出之说系一时谬误，自知悔过，求诸弟为我敬告父亲大人，仍求作主，决意对成，以谐佳偶。不知此二书俱已到家否？细思贺家簪缨门弟，恐闻有前一说，惧其女将来过门受气，或因此不愿对亦未可知，果尔，则澄弟设法往省城，坚托罗罗山、刘霞仙二君将内人性情细告贺家，务祈成此亲事，不致陷我于不孝之咎。

澄弟与朱尧阶结亲，余甚欢喜。我朋友最初之交无过于尧阶者，盖今日姻缘，已定于二十年以前矣。魏家亦我境第一诗书人家，魏栋尚未到京，容当照拂一切也。植弟买笔事，总在春间寄南，以备科考之用。若科考不在前三名，则不宜考优，无使学政笑我家太外行也。《关帝觉世经》刷五百张，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归，《阴骘文》、《感应篇》亦须公车南去乃可带。澄弟戒烟正与阿兄同年，余以壬寅年戒烟，三十二也，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。戒酒似可不必，三两怀以养血未始不可，但不宜多耳。去年带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，不知已做成否？若未做，可即做成，用月白缎子为面。今年当更寄白风毛褂回家，敬送与叔父大人。若父、叙二大人同日出门，则各穿一件；若不同出门，则薄寒穿干尖子，盛寒穿白风毛。予官至二品，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，于孝道则未尽，而弥足以彰堂上居家之俭德矣。

京寓大小平安。癖疾未发。文任吾先生（希范）于正月六日上学。其人理学甚深，今年又得一贤师。植弟劝我教泽儿学八股，其言甚切至有理，但我意要《五经》读完始可动手。计明年即可完经书，做时文尚不过满十四岁，京师教子弟十四岁开笔者甚多。若三年成篇，十七岁即可作佳文。现在本系荫生，例不准赴小考。拟令照我之样，二十四岁始行乡试，实可学做八股者

十年。若稍有聪明，岂有不通者哉？若十九、二十即行乡试，无论万万不中，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？我所以决计令其明秋始学八股，二十四始乡试也。九弟为我禀告父大人，实不为迟，不必挂虑。

余近来常思归家，今年秋间实思挈眷南旋，诸弟为我禀告堂上大人，春间即望一回信。九弟进京之说，暂不必急急。同乡诸家如故。余容后日续寄。

兄国藩手草 正月初九日

要有勤俭人家气象

澄、温、沅、季老弟左右：

初九日芝三到省，接奉父大人手谕及澄、季、芝生各信，具悉一切。余于初八日具折谢恩，并夹片三件，兹一并抄录付回。凡谕旨、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，务宜好为藏去。我兄弟五人，无一人肯整齐好收拾者，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。以后宜收拾完整，可珍之物固应爱惜，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，有条有理。竹头木屑，皆为有用，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。温弟在此住旬余，心平气和，论事有识。以后可保家中兄弟无纷争之事，余在外大可放心。

李筱泉之家眷欲寄居湘乡。一则省城虽防守甚严，而时时有寇至之虑，一则寓公馆比之居乡其奢俭相去甚远。渠托江采五在中沙等处，又托余在二十三、四都等处寻觅住居（渠遣一人来乡同觅，先至江采五处，后至我家）。澄弟等为之留心。或在离我家二三十里之区择一善地，以省俭为主，渠光景甚窘也。余再三辞之，言我家尚难自保，且迁徙而避，又焉能庇及他人？渠意总欲居乡，缓急尚可藏匿山穴；至土匪抢劫，渠本无可抢云云。余不能再辞，澄弟可一为照拂之。

鲍提军于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，塔智亭初十拟至岳州。余不一一，即请近佳。

兄国藩手草 五月初四日已刻

要于杀人中寓止暴之意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申刻张复益，屈楚轩到，接二十四日来书。此二人真善走，已各赏篮翎一支矣。二十三日步拨之械尚未到。自十一月后，东流、建德之步拨早已撤回，并将充步拨之鄖阳兵遣发回鄂。此后弟有来信，切不可写步拨字样。若由驛递九江、南昌而达祁门，亦不过十日可到，否则须专足也。

公文一件，甚好甚好，即当批准通行各属。吾家兄弟带兵，以杀人为业，择术已自不慎，惟于禁止扰民、解散胁从、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，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。南坡信何以未见？或忘未封入邪？甯金溪之贼，养素稟已获胜仗，见田稟大半由云际关入闽，尚无确信。

家信数封寄还。此间接澄弟正月初八日信，寄阅。“輿地略”又寄去十本查收。余数本，此间友人分散矣。

陈镇二十一日已至东流，甚好，可略壮声威也。

正月二十八日

舅母弃世宜亲往吊唁

澄弟左右：

六月初四接五月二十四来信并纪泽一禀，具悉一切。南五舅母弃世，纪泽往吊后，弟亦往吊唁否？此等处，吾兄弟中有亲往者为妙。从前星冈公之于彭家并无厚礼厚物，而意甚殷勤，亲去之时甚多。我兄弟宜取以为法。大抵富贵人家气习，礼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亲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，必有裨益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余疮疾渐愈，已能写字矣。安庆军情，九弟常有信回，兹不赘。付回银二百两，系去年应还袁宅之项，查收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待李世忠辈应宽严并济

沅弟左右：

李世忠穷困如此，既呼吁于弟处，当有以应之。三千石米，五千斤火药，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，由弟转交李世忠手。

此辈暴戾险诈，最难驯驭。投诚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。吾辈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：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，当充裕时，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；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：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远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，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；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
水师独攻金柱关，恐难得手，不如不泄此机，待陆兵渡江，再行下手为妙。

少荃于三月二十七日谕旨飭署苏抚。广东督办厘金，放晏端书，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。朝廷之用心，良可感矣。

四月十一日

生日在即万不可宴客称庆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日接二十八日信，初五日接初一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小河西岸尽为我有，贼船万不能过，且凭河为守，又可当一道长壕，可慰之至。然城内有数十万悍贼，上游黄、胡、古、赖等即日下援金陵，穷寇有致死于我之心，抑又可惧之至。河之东岸暂不必谋，少息兵力，以打援贼可也。

金眉生参者极多。二三年来胜帅屡疏保之，升于九天；袁帅屡疏劾之，沉于九渊。余十一年冬查参革职，胜帅又以一疏劾我，谓为党袁而不公。余偶与汪曜奎言之，汪以告胜，胜又寄函与我，自陈前疏之误。即如下游诸公，李、吴、乔皆痛恶眉而不知其美，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恶。此等处弟须详询密查，不可凭立谈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？

许次苏已委署运司。饷银今日解去三万，湖南又另解四万与弟，节下当

可敷衍。

生日在即，万不可宴客称庆。此间谋送礼者，余已力辞之矣；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。至嘱至嘱。家门大盛，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，或可自保。否则颠蹶之速，有非意计所能及者余日来眼又红疼，余平安也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八月初五日

道因碑、水晶山子寄纪泽收。家信二件、岱山信二件寄去。云仙信寄还。

告克金陵后先奏折式

沅弟左右：

初三日得第二十九夜信，初四日牧云归来，详述一切。十牙子果有影子，大慰大慰。

此间初三日接程学启报苏州克复之信，初四日得唐中丞克复怀远之信。苗党张士端叛苗从官，献出怀远一城，并献炮船六十号、米四千石、钱三千串，从此苗众之心益涣。僧邸亦至蒙城，蒙围当可立解。

金陵如果克复，弟当会同彭、杨三人前衔，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。折首云：“为官军克复金陵，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，以慰宸廑，仰祈圣鉴事。”折末云“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。再，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，金陵如果克复，嘱臣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，早到京一日。圣怀早得宽慰一日。其详细情形，仍咨由官文、曾国藩会奏等语。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，合并声明。谨奏。”其折愈短愈妙。洪秀全之下落，银钱之多寡，不可不说大概，此外皆宜略也。

乔、许处皆可照来咨各予一札，附片则尽可不必。许次苏于每月应解之李营万二千两全不认真，其所应弟处之饷，恐亦徒托空言。

顷又接弟初二日抄冯萃亭信。洪酋全不动摇，弟切不必性急，常、嘉、湖全克而金陵乃收功结果，乃正理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十一月初五日

澄信二件寄去。

不必占天下第一美名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日接弟劝纪鸿乡试之信，字秀劲而有静气，知弟病体大愈。因复一缄。商请少荃来金陵会剿。十四日因接初八寄谕，又去一咨一缄，商少荃会剿之事，十五日又将余与少荃之一咨一缄专戈什哈送至弟处转递，想均到矣。夜来又细思，少荃会剿金陵，好处甚多，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。后之论者曰：润克鄂省，迪克九江，沅克安庆，少荃克苏州，季高克杭州，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。此亦非甚坏之名也。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，迁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内伤，兄弟二人皆将后悔，不如及今决计，不着痕迹。望弟将余与少荃一咨一函递去。弟亦自加一缄。待弟复信到日，余即会弟衔复奏。

少荃将到之时，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，一看热闹也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六日

望弟久养病躯暂缓出山

沅浦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谕，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，殊堪大诧。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，虽恭王病假之时，亦尚有之。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，若非生死大变，则必斥逐，不与闻枢密大政矣。此事关系绝大，不胜悚惧。

顷又闻河南之贼窜至山东单县、汶上，僧邸亦追至汶上。汶上去山东省城仅二百余里，去直隶境亦二百余里，深为可虑。

有识之士与相爱之友多劝弟暂缓出山。余意亦欲弟久养病躯，闭户三年，再行出膺艰巨。若各路不靖，则恐又有征召之旨。弟身体未痊，总宜再三斟酌。如有复奏之疏，专人至鄂，搭洋船至金陵，由余代递，最为妥页，免致兄弟辞意两歧也。

三月十八日

决计出山则不可再续请假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正月七日王幼山来，接两弟十月中旬信，初十日又接十一月二十七日专勇回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状平安。捻匪任、赖等股窜至黄州一带，已派刘铭传一军九千人援鄂。其张总愚一股，闻又由襄樊回窜豫境，李幼泉一军定于十九日起程赴豫剿办。刘松山一军现已调至徐州，将来令其合吉中八营为一路，作为游击之师，剿鄂皖交界之贼，从渠等之所愿也。

沅弟出处大计，余腊月十五日信六分劝藏，四分劝行，而以久藏之不易，又嘱沅内断于心，自为主持。至腊月二十五、正月初六两信，则专劝弟出山，盖终不免于一出，不如假满即出之，最为体面也。惟决计出山，则不可再续假，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也。余此信已为定论，下次不再商矣。

沅弟以余待朱、唐等稍失之薄，余心亦觉不甚安帖。然天道不能有舒而无惨，王政不能有恩而无威。近日劾吴少村及驱逐在徐之王、刁两团数千人全回山东，亦似稍失之薄，而非此实办不动也。

夹袋中并无新储之才，惟幼泉及张敬堂较优，不知果有所建树否？顺问近好。

正月十五日

平世辞荣避位是安身良策

澄弟左右：

正月初六日起行，十五日抵徐州，十九接印。近又两奉寄谕，令回金陵。文武官绅，人人劝速赴江宁。申夫自京归，备述都中舆论亦皆以回任为善，辞官为非。兹拟于二月移驻金陵，满三个月后，再行专疏奏请开缺。连上两疏，情辞务极恳至，不肯作恋栈无耻之徒；然亦不为悻悻小丈夫之态。允准与否，事未可知。

沅弟近日迭奉谕旨，谴责严切，令人难堪。固由劾官、胡二人激动众怒，亦因军务毫无起色，授人以口实；而沅所作奏章，有难免于讪笑者。计沅近日郁抑之怀，如坐针毡之上。

霞仙系告病引退之员，忽奉严旨革职。云仙并无降调之案，忽以两淮运使降补。二公皆不能无郁郁。大约凡作大官，处安荣之境，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，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。纪泽腊月信言宜坚辞江督，余亦思之烂熟。平世辞荣避位，即为安身良策；乱世仅辞荣避位，尚非良策也。

二月初五日

卷七 理财之道

买楚善叔田业事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。二十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二十八日发。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。家中老幼均吉。不胜欣幸。

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、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约七月可到。

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。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。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。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、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；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，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。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。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，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转稟告祖父大人。现在家中艰难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无钱可以付渠。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，付回家中归楚。此项大约须腊月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。然当京官者，大半皆东扯西支，从无充裕之时，亦从无冻饿之时。家中不必系怀。孙现经管长郡会馆事，公项存件亦已无几。孙日内身体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二十三日起病，至今虽全愈，然十分之中，尚有一二分未尽复归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冻米吃二次，乳已全无，而伊亦要吃。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，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断乳。从前发热烦躁，夜卧不安，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，此时皆已去尽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现在尚服补脾之药，大约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复，即可不药。孙妇亦感冒三天，郑小珊云服凉药后，须略吃安胎药。目下亦健爽如常。

甲三病时，孙妇曾于五月二十五日，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。伏求家中今年酬愿。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，祖母曾叩许装修，亦系为甲三而许。亦求今年酬谢了愿。

梅霖生身后事，办理颇如意，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。同乡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。

肃此谨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六月二十九日

为堂上请封章事已得诏旨

男国藩跪稟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月初二，男发十五号家信。二十八日接到手谕第九号，系九月底在县城所发者。

男等在京平安。男身上癣毒至今未得全好。中间自九月中旬数日，即将面上全愈，毫无疤痕，系陈医之力，故升官时召见无陨越之虞。十月下半月，又觉微有痕迹，头上仍有白皱皮，身上尚如九月之常。照前七八月，则已去其大半矣。一切饮食起居，毫无患苦。四弟、六弟用功皆有定课，昨二十八

始开课作文。孙男纪泽“郑风”已读毕，“古诗十九首”亦已读毕。男妇及三孙女皆平顺。

前信言宗毅然家银三十两，可将谢山益家一项去还。顷接山益信，云渠去江西时，嘱其子办苏布平元丝银四十两还我家，想送到矣。如已到，即望大人将银并男前信送毅然家。渠是纹银，我还元丝，必须加水，还他三十二两可也。萧辛五处鹿胶，准在今冬寄到。

初十皇太后七旬万寿，皇上率千官行礼，四位阿哥皆骑马而来。七阿哥仅八岁，亦骑马雍容，真龙种气象。十五日皇上颁恩诏于太和殿。十六日又生一阿哥。皇上于辛丑年六秩，壬寅年生八阿哥，乙巳又生九阿哥，圣躬老而弥康如此。

男得请封章，如今年可用玺，则明春可寄回；如明夏用玺，则秋间寄回。然既得诏旨，则虽诰轴未归，而恩已至矣。望祖父先换蓝顶，其四品补服，候男在京寄回，可与诰轴并付。湖南各家俱平安。余俟续具。

男谨稟 十月二十九日

示祖母大人去安排家眷返乡事宜

字谕纪泽儿：

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，惨闻吾母大故。余德不修，无实学而有虚名，自知当有祸变，惧之久矣。不谓天不陨灭我身，而反灾及我母。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，一闻此信，真无地自容矣。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，仍走旱路，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得雇船。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。一出家辄十四年，吾母音容不可再见，痛极痛极！不孝之罪，岂有稍减之处！兹念京寓眷口尚多，还家甚难。特寄信到京，料理一切，开列于后：

一、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，均蒙慨许。此时遭此大变，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，必能俯允。现在京寓并无银钱，分毫无出，不得不开吊收赙仪，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。开吊所得，大抵不过三百金。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，计须四五百金。其不足者，可求寄云年伯张罗。此外同乡如黎樾乔、黄恕皆老伯，同年如王静庵、袁午桥年伯，平日皆有肝胆，待我甚厚，或可求其凑办旅费。受人恩情，当为将来报答之地，不可多求人也。袁漱六姻伯处，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，不可令其张罗银钱，渠甚苦也。

一、京寓所欠之帐，惟西顺兴最多，此外如杨临川、王静庵、李玉泉、王吉云、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。可求寄云年伯及黎、黄、王、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，前往为我展缓，我再有信致各处。外间若有奠金来者，我当概存寄云、午桥两处。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，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。若并无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。

一、家眷出京，行路最不易。樊城旱路既难，水路尤险，此外更无好路。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，只有十八日旱路。到清江（即王家营也）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，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，到汉口时，吾当托人照料。江路虽险，沿途有人照顾，或略好些，闻扬州有红船最稳，虽略贵亦可雇。尔母最怕坐车，或雇一驮轿亦可（又闻驴子双轿比骡子较好）。然驮轿最不好坐，尔母可先试之。如不能坐，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（于驮轿大车之外另

雇一空轿车备用，不可装行李）。

一、开吊散讣不可太滥，除同年同乡门生外，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，此外不可散一分。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。此系无途费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可滥也；即不滥，我已愧恨极矣。

一、外间亲友，不能不讣告寄信，然尤不可滥。大约不过二三十封，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，并寄信稿，此刻不可遽发信。

一、铺店帐目宜一一清楚，今年端节已全楚矣。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，可请省三先生往清，只可少给他，不可欠他的出京。又有天元德皮货店，请寄云年伯往清。其新猢猻皮褂即退还他，若已做成，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。万一无钱，皮局帐亦暂展限，但累寄云年伯多矣。

一、西顺兴帐，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，可将摺子找出，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（如省三先生、湘宝先生及子彦皆可）。究竟用他多少钱，专算本钱，不必兼算利钱。待本钱还清，然后再还利钱。我到武昌时，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。待我信到后，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。总须将本钱、利钱划为两段，乃不至的轆轳不清。六月所借之捐贡银壹百二十余金，须设法还他，乃足以服人。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（其摺子即交与毛，另腾一个带回）。

一、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，我经手借与曹西垣，每月利息京钱十千（立有摺子）。今我家出京，高之利钱已无着落。渠系苦人，我当写信与西垣，嘱其赶紧寄京。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，至恳至恳。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类，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，兹即一一交去，不可分散于人。虽炕垫炕枕及我坐蓝垫之类、玻璃灯及镜屏之类，亦一概交寄云年伯。盖器本少，分则更少矣。送渠一人，犹成人情耳，锡器、磁器亦交与他。锡器带一木箱回家亦可。其九碗合大圆席者不必带。

一、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，与尔舅父看过。其要紧者皆可带回；“读礼通考”四套不在要紧之列，此时亦须带回。此外我所不要带之书，惟“皇清经解”六十函算一大部，我出京已与尔舅说明，即赠送与寄云年伯（我带两函出京，将来仍寄京）。又“会典”五十函算一大部，可借与寄云用。自此二部外，并无大部，亦无好板。可买打磨厂油木箱，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，上贯铁钉封皮，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，每月出赁钱可也。边袖石借“通典”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图八幅，吴南屏借“梅伯言诗册”，俱往取出带回。

一、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，内皆法帖之类。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，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。家信及外来信，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。地与图三付（并田敬堂借一分则四分矣），皆宜带回，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。字画、对联之类，择好者带回；上下木轴均撤去，以便卷成一捆。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，如“画象赞”、“玄秘塔”之类。做一宽箱封锁，与书箱同寄一庙内。凡收拾书籍、字画之类，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，而牧云一一过目。其不带者，均用箱寄庙，带一点单回。

一、我本思在江西归家，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，今既毫无可赠矣。尔母归来，须略备接仪，但须轻巧不累赘者，如毡帽、挽袖之类，亦不可多费钱。如卤沙膏、眼药之属亦宜带些，高丽参带半斤。

一、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、靴帽各一，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。

一、王雁汀先生寄书，有一单，我已点与子彦看。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

兄取去，五集系王太史（郭敏）向刘世兄借去，余刘世兄取去者有一片。此外皆在架上，可送还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卖之书：“声订”“声读表”共一种、“毛诗韵订”一种、“建首字读本”，想到江西销售几部。今即不能，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，交黎樾乔老伯转交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云总其事。如牧去已中举，亦求于复试后，九月二十外起行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，或不还家，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。下人中必须罗福、盛贵，若沈详能来更好，否则李长子亦可。大约男仆须四人，女仆须三人。九月二十前后必须起程，不可再迟。一定由王家营走，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。

一、水陆途费约计三百余金，买东西捆装行李之物及略备接仪约须数十金，男女仆婢支用安家约须数十金（罗福、盛贵、鲁厨子多给几许钱亦可），共须五百金也。开吊之所入不足。则求毛年伯及诸位老伯张罗，总以早出京到家为妥。其京中各帐，我再写信去料理。

以上十七条细心看明照办，并请袁姻伯、庞先生、毛寄云老伯、黎樾乔老伯、黄恕皆老伯、王静庵老伯、袁午桥老伯同看，不可送出外去看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不悉温弟等确否冲出重围

澄侯、季洪两弟左右：

十月初十日发第十三号家信，谅经收到。二十四日接澄弟由刘仙桥带来之信，具悉一切。兹亦分条刊复如左：

一、九弟于十一日晚自建昌开行，十六至江西省城。十九起行，由湖口、九江、湖北而归。余于二十四申刻接雪琴信，知迪庵有初十日三河之败，十二个营盘均被失陷，温甫弟与孙筱石、李续涛、杨得武等已冲出重围来至桐城县等语。不知温弟果无恙否？又不知迪庵冲出否？计九弟日内抵湖口，必有确信寄家，并有确信来营也。余已飞书告九弟矣。

一、前信问罗宅两个世兄来余家读书。余在家时本有此说，曾与霞仙道及。来缄言明年已有五人，想即泽、梁、鸿、湘与邓十也。若再添二人，先生实在照料不到。且余不在家，澄弟又常常出门，罗世兄在此恐周旋不到，反生微隙。不如竟行辞谢，听罗家另择良师。惟三女儿订庚之事，必须于今冬明春办之，即请两弟为我代办。此先大夫遗命，礼仪不妨略丰。东序先生去世，即请芝生为媒亦可。

一、募集长夫百有三人，其口粮均照九弟原议。刘仙桥在此十日后，即可送之归去。江龙三亦可随渠归去。

一、纪梁侄捐功名，余亦颇有此意，曾与弟说过一次，此次办就。来缄中言纪梁自行抽出之六十千，余即出之为贺，不必梁侄自备也。兹付去银五十两，系万虎轩观察（后琛）所送之奠金。送二百两，余受五十两。兹付归作梁侄捐款，以为大伯之贺礼也可，以为祖父之赏赐也可。

一、来信言用银三百两，以后不再向追取。去年我在家中嫌用度太广，今年我既出，务求澄弟减省用之。若难于裁减，则我与澄弟共食而分用，或者可以略少。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，改向来之样子。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，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，我不忍独丰也。余此次在外，一切俱照旧

样，惟于人情应酬上略周到些（如胡中丞丁艰送二百，龙方伯送一百之类，向来所无，此后家中亲戚族人如有庆吊，亦当致情，望弟先写信告知。）

一、宾兴堂字，待写就交仙桥带归。

以上各条，均乞查照。顺候近好。

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

决计坚守不出浪战最好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余以初九日出外，十四日归营。接弟信共五封，最后一封是沅弟十一夜写者。

四千石米之约，余于初八日解银二千，十二又饬李卿云解银二千，可作米两千石矣。此外又札江西藩司解银二万、米二千石，以践前约。弟决计守墙壕，不出浪战，最好最好。挑来祁门之人，尽可留打援贼，十月初一日以后尽可由祁门发饷。前札是九月所发，即九月饷由祁门发，亦近人情，惟索饷三千余两，则不近人情矣。何丹畦碑，余思自书之，先尽本身，后尽亲房，可乎？谱序未见。

十月十五日未刻

文书堆积犒银未到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已刻，长胜营勇送到初五午正信。送家信者，闻亦以午刻自弟营起行，昨夜初更到矣。九鸡不能减，万金又不准捐，不亦劳乎！日内文书堆积如山，未能清理。犒银现尚未到，只口惠耳。各营将士有疲倦之象否？鲍公信寄弟一阅。即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四月初六日午正

此间无银可协多军

沅弟左右：

十七日已初回信，十九酉刻始到，盖风太逆也。

余今日有信与弟，拟借祁门先济多军。顷祁门信足来，索饷甚迫，竟不能挪动矣。多公将为上游之行，其营中尚非十分穷窘。德、随两军及汉口、汉阳，余已有信致胡、李防援贼矣。润帅前面称留胡裕发守石牌，不知何时调去？兹因此间无银可协多军，特再专人飞告。即问近好。

六月十九日灯下

极念士卒守壕之苦

沅弟左右：

阴雨作寒，天黑如■，极念士卒守壕之苦，能守过二十三夜，则此后当就稳固。

春霆来信，病已全好，精神比前加倍，军心尚固。余又拨梁美材等营助

之，计九月内必开大仗。渠处一经打动，则军势自可及于大官圩、小丹阳一带，可与弟处遥为声援。至十月精右营、升后营必到，白齐文之常胜军必到，赵玉班所部省城守兵千人必到，不患兵事之无转机。江粤报解之饷，尚有十一万两在外，沈幼丹派胡长芝解银二万、火药二万，指明直解金陵。余函商少泉，亦请其拨银数万，直解金陵。不患饷事之无起色，只望弟与诸将勉力支持九月杪十月初之苦境，过此则渐入佳境。

今日天气微霁，或不至久变以苦我将士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权位二字总须推让少许

沅弟左右：

疏辞两席一节，弟所说甚有道理。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？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场耳。今因弟之所陈，不复专疏奏请，遇便仍附片申请，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

李世忠处，余拟予以一函，一则四坝卡请余派员经收，其银钱仍归渠用；一则渠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之盐，几与抢夺无异，请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复。

本日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寄弟阅。鼎三侄善读书，大慰大慰。其眉宇本轩昂出群，又温弟郁抑过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军士气甚旺，可喜。然军中甚微，见以为旺，即寓骄机。老子云雨军相对衰者胜矣，其义最宜体验。

正月初七日

将所需洋物械弹解往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日接十四日温委员带来之信，又送到摺稿一件，十七日接十一日送洋人之信，具悉一切。今日有事甚忙，明日准将摺稿改好写好，交来勇坐温委员轮船，由弟处包封拜发。

弟所需洋物，今日已派戈什哈刘锦昆解双响一百杆、单响九百杆、开花子二百个去矣。鲍不遽进孝陵卫，萧不遽南渡，镇、扬兵不遽咨调，甚好甚好！且待夏暑已退，看各营者何如再行斟酌。弟要米石，可用公牒来取，每月取一次两次，尽可应付。接行知者留在此，多住几日即发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七夜

余所虑不在缓厘在无实效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二十二日专丁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郭帅与金前司所陈盐务一一阅过。金所虑者，恐难缓第一批之厘。究之盐务变法，无论改何新章，断无不缓厘免厘之理。若概如今日之逢卡抽厘，则不得谓之新章，不得名曰盐法矣。

余所虑者，却不在缓厘，而在终无实效，盖江西自道光年间从无销足额引之事，乱后人口减少，即令全食淮引官盐，亦不能销至六万大引之多，况引地被邻私侵占殆尽，焉能一一骤尔夺回？商人凑办三万引之成本四十余万已极不易，二分之利，又不足动其涎美之心，加以引地毫无把握，销售难期畅旺。时日稍滞，获利愈微，商利既薄，则所谓包缴厘金盈余者，皆成拖欠展缓之局。余之所虑无实效者，谓此类也。然此时办法，除重税邻私、指岸认运二者，别无下手之处，应即照金君所拟办理。

黄南坡兄七月在湘启行，节前当可到此。余再与之商定一切，乃行具奏。其泰州招商认运，即可一面兴办。南坡来信抄阅。万、杜说贴二件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七月二十七日

再，弟需用大炮，另以公牌咨复。余新造守营劈山，兹寄出三尊，弟试用之。又造小手枪、土枪而用洋药洋火。此间试之，可食抬枪子五六粒，其及运与抬枪等，弟亦试用之。不可草草一试，宜再三反复审试可也。亦寄去三杆照收。兄又草。

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第十六日信，具悉上海解到十三万六千，合之前批之银三万钱二万串，共得银十八万有奇。春霆分去五万，合之大通之二万，又由江外粮台再解二万，即足九万之数。加以簾轩所办之米四千石，霆营尽可起程援江矣。弟收沪银十三万零，今日再由江外粮台解去六万，合之各卡厘金，计亦可勉强过节。此节之不决裂，实天幸也。深信器重，施之于富或容有之，施之于冯则甚不确。富欲派六千人助剿金陵，亦有信到此间，拟复信令其调回北岸，守六合而保里下河，预防湖北股匪。十二日之片，亦已发其端矣。事事落人后着，不必追悔，不必怨人，此等处总须守定畏天知命四字。

金陵之克，亦本朝之大勋，千古之大名，全凭天意主张，岂尽关乎人力？天于大名，吝之惜之，千靡百折，艰难拂乱而后予之。老氏所谓“不敢为天下先”者，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。弟前岁初进金陵，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，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，肃清全苏，吾兄弟名望虽减，尚不致身败名裂，便是家门之福。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，大局无他变，即是吾兄弟之幸。只可畏天知命，不可怨天尤人。所以养身却病在此，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。千嘱千嘱。无煎迫而致疾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日。

撤勇不宜发全饷

沅弟左右：

初五日得弟初二日信，此间亦于昨夕得阅各京报，各恩旨俱照嘉庆、道光朝之例，似稍加优。撤勇者，若今冬皆发全饷，恠公与黄、郭诸公断难应付，须兼用期票、期札为妥。声叙湖南官绅之劳积苦心，余久有此意，弟咨中语尚难动听。东征局以请加中额为正折，而南坡附一密片，次帅则颇难着笔，意城亦不宜附入此案，容妥谋之。韞斋先生信付去。顺问近好。

陈国瑞大挫，望弟派刘、朱来安庆。

再，寄谕以弟求引退为合于出处之义，而于盖臣谋国之道尚未尽善。将来第一次出奏必难谕允，不知第二次、三次可邀允否。究竟于八月二十后即出奏乎？抑俟九月余到金陵再出奏乎？弟有咨文来兄处乎？抑全无咨兄即竟奏乎？初次即请开缺乎？抑先请病假一月乎？弟详寄一信，以凭照办。名位俱高，此等处亦须委蛇中节，不宜转饒弯也。又行。

八月初六日

卷八 治军之道

母丧未除不敢受官职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老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，报收复武汉之喜。二十七日具摺捷奏。初一日，制台杨慰农（霈）到鄂相会。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。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摺。其日酉刻，杨载福、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。初九日，前次谢恩摺奉朱批回鄂。初十日，彭四、刘四等来营。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摺，奉朱批到鄂。十一日，武汉克复之摺奉朱批、廷寄、谕旨等件。兄署湖北巡抚，并赏戴花翎。兄意母丧未除，断不敢受官职。若一经受职，则二年来之若心孤诣，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？何以对宗族乡党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是以决计具摺辞谢，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。

功名之地，自古难居。兄以在籍之官，募勇造船，成此一番事业。其名震一时，自不待言。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。相形之际，盖难为情。兄惟谨慎谦虚，时时省惕而已。若仗圣主之威福，能速将江面肃清，荡平此贼，兄决意奏请回籍。事奉吾父，改葬吾母，久或三年，暂或一年，亦足稍慰区区之心，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？

诸弟在家，总宜教子侄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权势，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、流于佚，二字皆败家之道也。万望诸弟刻刻留心，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。至要全要。

罗山于十二日拔营，智亭于十三日拔营，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。余不一一。乞禀告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万福金安。

兄国藩手草 九月十三日

猗猗马褂亦宜付来，皮边冬帽亦可付来。泽儿写信太短，以后宜长些。

此（按：指下文）余寄骆中丞信中语，罗伯宜节钞。

二十一日，罗山由金口移营至河泊山，水师出队接应，恐贼因我营垒未成而遽来扑也。水师与花园江边贼营对敌，各哨官中有勇敢者冲过贼营，直下鹦鹉洲、汉阳、鲇鱼套等处。贼见水师已出其下，立时慌乱。而罗老及确湖、父渠各营竟不扎营，直扑贼垒。贼恐水师抄后、陆军攻前，相率奔溃。罗老、义、确及李光荣之川勇三路冲入，将贼营三座踏平。烧毁其墙三重，高皆盈丈。又壕三层，引江水入壕内通青林湖，竹签密布十丈，用钓桥出入。彼自奔溃，并此而不能守。军事纯视气之盛衰，不尽关人力也。

水师自己刻开仗，至二更始行收队。烧贼船约三百余号，夺获亦近百号。自沌口起下至鹦鹉洲，东至鲇鱼套，烧毁略尽；套内尚未烧净。西岸沌口之下盐关贼营四五座，亦被魁、杨荆兵踏破烧毁。

盖贼之所以坚垒于两岸者，皆重重置炮以击我之水军。忽见水军冲出营垒之下，顿失所恃，遂相顾惊奔。而水军由江中轰岸，弹子如雨下，故东岸罗老、义、确之军能破贼营，西岸魁、杨之军亦破贼营。各夺炮百余座，马数百匹。

二十二日，水师清晨出队，接攻鲇鱼套之船，鏖战约一时之久。各营奋勇。哨官遂弃而之他。竟攻汉口，直下塘角，并追剿青山以下。从下游雷轰

而上，纵火楚舟。适北风甚劲，贼船不能下窰。塘角、汉口、鲇鱼套等处同时延烧，火光烛天，比二十一日所焚之船数尚倍之，夺获贼船约二百余号。杨载福等自青山归来，又入襄河烧船十余里。其未烧尽者，仅鲇鱼套口内数十号，襄河口内若干号而已。是日罗罗山等进踏鲇鱼套贼营六座，直抵武昌城根。魁、杨荆兵亦踏尽西岸贼营，直抵汉阳城根。

二十三日未明，两城贼众皆逃，仅留数十人点放虚炮。我军辰刻入城，两岸同时克复。贼之衣被钱物一概未收，徒手翦发鼠窜狂奔。从东门逃出者，至洪山一带遇塔兵杀二千人。自军兴以来，未有如此痛快者也。

虽享高名不敢骄奢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十月二十五专人送信回家。魏荫亭归，又送一函。想先后收到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范知宝来九江，接澄弟信，具悉一切。

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。树堂要功牌百张，又交荫亭带归。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，渠本解船来，故受之。送荫亭二十金，渠竟不受，俟有便当再寄渠。江隆三表弟来营，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，送钱四十千。渠买盐花带归，不知已到家否？荫亭归，余寄百五十金还家，以五十周济亲族，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。军中银钱，余不敢妄取丝毫也。名者，造物所珍重爱惜，不轻以予人者。余德薄能鲜，而享天下之大名，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，而自问总觉不称，故不敢稍涉骄奢。家中自父亲、叔父奉养宜隆外，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，概愿俭于自奉，不可倚势骄人。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，必有其祸。吾常常以此儆惧，故不能不详告贤弟，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。

塔、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，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窰安徽境。余现泊九江河下，塔、罗渡江攻城。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，杀贼二三百，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。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，而气则未稍损也。

水师已以下泊湖口，去我舟已隔六十里。二十夜，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，实以干柴、桐油、松脂、火药，自上游乘风放下，惊我水营。两岸各千余人呐喊，放火箭、火球。其战船放炮，即随火船冲出，欲乱我阵。幸我军镇定，毫不忙乱，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，攻入贼营，烧贼船十余号，抢贼划数十号。摇撼不动，是亦可喜之事。

余身体平安，癖疾近又大愈。胡须日长且多。军中将士俱平安。余不一，即候近佳。并恳稟告父亲大人、叔父大人福安。

兄国藩手草 十一月二十三夜书于九江舟次

围城之法扎营不宜太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八日乌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发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兄于十七日卯刻出省，十八日至奉新，绅耆款留二日。二十一日率吴竹庄之彪营等四千人同来瑞州，拟于东北隅扎一大营，则四面合围，接济可断，声息不通，或易得手。

近日省中因探报抚州之贼意图内犯，人心颇涉惊惶。而饶州毕都司一军，

因毕将初二日在景德镇败挫，不知下落，其老营纷纷溃散，饶防自隳，岌岌可虞。

福将军于腊月三十日至广信，十三日坐舟赴省，月内应可抵章门。

围城之法，扎营不宜太近。一则开仗之势太蹙，一则军事尚隐尚诡，不宜使敌人丝毫毕知也。

余所刻实收，日内另专人送南翁处。南翁事，以后省垣不至掣肘也。即候近好，不一一。

国藩手具 正月二十二日 于瑞州

军中戒惰漫喧杂之象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春二、安五归，接手书，知营中一切平善，至为欣慰。

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，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？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，未知果否成行？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，言浙省江山、兰溪两县失守，调次青前往会剿。是次青近日声名亦渐渐脍炙人口。广信、衢州两府不失，似浙中终可无虑，未审近事究复如何？广东探报，言逆夷有船至上海，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。若无此等意外波折，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。

九江竟尚未克，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。闻麻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未知确否？弟子次青、迪、厚、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，俾余亦略有见闻也。

家中四宅大小眷口清吉。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，日内并未服药，夜间亦能熟睡，至子丑以后则醒，是中年后人常态，不足异也。纪泽自省城归，二十五日到家。尧阶二十六日归去。澄侯二十七日赴永丰，为书院监课事。湘阴吴贞阶司马于二十六日来乡，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，次日归去。

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摺，奉朱批：“该部议奏。”户部奏于二月初九日。复奏言“曾（国藩）历拟尚属妥协”云云。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。闻杨、彭在华阳镇抽厘，每月可得二万，系雪琴督同凌荫庭、刘国斌等经纪其事，其银归水营杨、彭两大股分用。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力赞其议。想杨、彭亦必允从。此款有着，则余心又少一牵挂。

郭意诚信言四月当来乡一次。胡莲舫信言五月当来一次。余前荐许仙屏至杨军门处，系厚庵专人来此请荐作奏者。余荐意诚、仙屏二人，闻胡中丞荐刘小钺（芳蕙，袁州人，）已为起草一次，不知尚须再请仙屏否？余因厚庵未续有缄来，故未先告仙屏也。仙屏上次有一信与余，尚未复信。若已来吉营，乞先为致意。季高处此次勿遽，尚未作书，下次决不食言。

温弟尚在吉安否？前胡二等赴吉，余信中未道及温弟事。两弟相晤时，日内必甚欢畅。温弟丰神较峻，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，而其难于谐世，则殊途而同归。余常用为虑。大抵胸中抑郁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；不特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病。盖郁而不畅，则伤木；心火上炼，则伤水。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寝，其由来不外乎此。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勸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。至要至嘱。

朱云亭妹夫二十七日来看余疾，语及其弟存七尚无功名。兹开具履历名条，望弟即为玉成之。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，广夏万间，本弟素志。第善

觐国者，睹贤哲在位，则卜其将兴；见冗员浮杂，则知其将替。善觐军者亦然。似宜略为分别，其极无用者，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，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，庶为得宜。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，恐军气渐懈，如雨后已弛之弓，三日已腐之馐，而主者宴然，不知其不可用。此宜深察者也。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？此亦宜深察者也。

目力极疲，此次用先大夫眼镜，故字略小，而蒙蒙者仍如故。温弟未及另缄，谅之。

兄国藩手草 三月三十日

胜克斋于天长败挫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五月十一季弟寄沅弟信，内有澄侯二十八日在永丰所发之信，得悉一切。

贼集宝庆，官兵将近三万人，应足御之，若竟无一匪窜入湘乡境上也。

即有阑入邑界者，团练堵于前，赵、周、王诸军追于后，或亦可以无碍。

此间一切如常。朱、唐两营，喻吉三、凌荫庭两新营，均于初九日拔赴景德镇。吉中营、岳字新营，十一日拔营前进。初九早，九弟在余公馆行释服礼。三献礼毕，除服即吉，天甫黎明，尚属整齐。十一早，九弟起行赴景德镇。十二、三皆大雨，路上甚辛苦也。

下游情形，江北浦口、六合等处，前甚危急，近已获胜仗，军情尚安。胜克斋于四月十二日在天长败挫。其定远老营尚无恙。英夷前欲进京更换和约，业经奏准。不知近事何如？广东夷于二月间驶至广西梧州，旋即退出。

余日内精神困倦，血不养肝。幸刘星房来营。日与畅谈，略觉爽快。星翁老年失明，殊可悯念。幸其子慈民孝廉，博学不倦，克家继起，尚足自娱。弟以公事常不在家，所有书、蔬、鱼、猪及应扫之屋、栽植之竹，须请建四兄勤勤经理，庶不改祖父以来之旧家风也。至嘱至嘱！此问近好。

五月十三日

询各营柴米可济否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专丁来信，下游之贼渐渐蠢动，九月当有大仗开。此贼惯技，好于营盘远远包围，断我粮道。弟处有水师接济，或可无碍。不知多、李二营何如？有米有柴可济十日半月否？贼虽多，善战者究不甚多，礼、希或可御之。

弟既挖长濠，切不可过濠打仗。胜则不能多杀贼，挫则不能收队也。营中柴尚多否？煤已开出否？红单船下去后，吾拟札陈舫仙办大通厘金，以便弟就近稽查。闻该处每月可二万余串也。魏柳南宜办厘乎？宜作吏乎？弟密告我。潘意卿何时可到？此间需才极急。浙事岌岌，请援之书如麻。次青今日到祁门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季弟所言之枉聆悉，定当一一错之，不姑息也。顺问刻好。

国藩手草 八月初七日

如奉旨北上愿否同行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初五日酉刻接初二午刻来缄，具悉一切。纪泽在桃树店所发之禀亦已收到。

徽州、休宁之贼日内尚未动作，鲍、张两军日内亦休息未进，祁门、黟县等处渐有卖米盐者。希庵所带四营，暂令扎去祁六十里之历口地方，防西路之贼穿建德、祁门中间而走景德镇，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镇贼之出路也。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，二十六夜在街口所发信，初六夜乃接到，大节已亏，此后难于自立矣。

二十五夜所奉寄谕，初六日乃恭折复奏，兹抄去一阅。不知皇上果派国藩北上，抑系派润帅北上？如系派我北上，沅弟愿同去否？为平世之官，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；为勒王之兵，则兄弟同行觉体面。望沅弟即日定计，复书告我。无论或派我或派润帅，皆须带万人以行，皖北皖南两岸局势必大为抽动，请弟将如何抽法，如何布置开单见告。一切皆暗暗安排，胸有成竹，一经奉旨，旬日即可成行。不可似都将军，四月初十发起程抄，八月乃成行也。两弟以为何如？

九月初十日

左宗棠自祁门回景镇

沅弟左右：

朱云章等归，寄日记一册，阅毕即寄家中，此间虽少荃、尚斋等皆未得见也。左季高兄部下初一日在德兴打仗，至今尚无来信，渠不放心，今日自祁门回景镇矣。建德普军亦极吃紧，杨七麻子率大股往建也。

十一月初四日

月来风波迭起老营尚安

沅弟季弟左右：

自十一月末，风波迭起，初四日建德失守，十二日浮梁失守，十三日饶州失守，十五日江湾营盘（徽防兵一千二百人）失陷，十六日尚溪口营盘（徽防兵二千余人）失陷，十七日贼再破羊栈岭而入，实属万分危急。幸十七夜接左公信，浮梁之贼，经十三、四日两战，竟于十五夜遁去。十八早接凯章信，已将羊栈之贼击败，得以化险为平。

现在祁南之浮梁、景德镇，祁北之渔亭、黟县，稍就安稳，惟祁西建德，祁东婺源，兵力尚不能及，然老营已决可平安矣。弟等可以放心，并可缄告润帅、希、礼、厚、雪诸公。

十一月十八日已刻

唐桂生大胜扑祁门之敌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正月初八日，贼扑祁门老营。唐桂生等出队，在离城十八里接仗，幸获大胜。兹将唐信抄去一阅。左、鲍二军相持如故。左信亦抄去一阅。沅弟二

十一夜所发之信，此间初六接到，十二月日记一册付去，请专人送回。南岸之兵少于北岸者三分之一，而贼多一倍，陈军须来南岸为要。

正月初九日辰刻

九江有警请鲍军至下隅坂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五、六日二缄，欣悉安庆守军平稳，多公在练潭大获胜仗，杀贼近万。至欣至慰。余前不敢求多军援怀，正为璋、玕、黄、胡之拟蹑其后，今得此大捷，可以援怀矣。

余以二十八日至桃树店，闻鲍军二十九日可至下隅坂，三十日即可北渡，因瑞、临失守，九江警急，余飞函止鲍军北渡，请其在下隅坂歇息几日，怀急则北渡援怀，浔急则西渡援浔可也。左军或进屯溪，或守景镇，已两缄请其自酌矣。胡听泉事，日内可附奏，可先报南翁耳。顺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三月二十八日酉刻

建德敌屡为我创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专戈什哈送信，风大，不知能渡江否？今日风狂如故。水涨自初十起，至今已涨高六尺，四眼狗已渡河回怀宁否？建德之贼，即系池州一股，刘官方为主将，古、赖为佐将，曾在羊栈岭及历口、箬坑等处，屡为我军所创。如左军不能迅回景镇一带，将来趁云岩回祁之时，调唐、沈诸营与朱会剿。如此大水，弟处围师尽数，竟可不必借他军之力矣。

瑞州初二之败，省城大震。然李金旂叛去之说，吾尚不深信，盖张光照未战先逃，恐其架言以诬人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七日

敌若来犯责竹庄等守之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夜三更接十八早来信。菱湖六新营既扎定五日五夜，吾无虑矣。

左季翁久无信到，但知其初二日由德兴拔营赴弋阳耳。伪侍于二十六日围玉山，初四日已解围以去。若其往浙，则吾姑偷安；若其由广丰内犯抚、建，则左军恰好堵截。建德之贼十六七八日未闻他窜，只好置之不议不论。建贼犯湖口，责成竹庄守之；瑞贼犯九江，亦责成竹庄与丁、万守之。明知竹之力不能兼顾二处，然此时无兵可拔，只得听之。鲍公击退狗援，端节后再令南渡可也。云岩却宜略早回祁。盖建贼无人剿办是第二者，惟建失而祁军无主，恐祁门军心摇乱。请弟斟酌。弟处十分稳固，即令云岩回祁。其云岩拔营日期之迟早，均由弟酌定，告之云岩可耳。

润信寄还。有送夏少岩银三千两、对一付，弟转交之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十九日辰刻

望专守一静字法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夜盛四归，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当此酷暑，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，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，可期万稳。多公亦宜用静字法。此贼万无持久之道，弟不必虑多军之久困也（或出队或不出队，或过练潭或不过练潭，由多公作主，余所谓静者，不焦急耳）。昔曹操八十万入自荆州东下，吴以五万人御之。而周瑜策其必败者，一料曹兵不服水土，二料刘表水师新附、不乐为用，三料暑热久疲。其后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。闻德安于十一夜戌刻克复，雪琴专函来报。又言成、蒋军病人太多，不能全进。又闻鲍军病者极多。以此而推，狗、辅之部病必更多，故兄料其不能持久。

东征局之米，若五日内不到，余必买二千石米，请厚庵送交多公，弟告礼帅千万放心（约计月底可解至练潭。）即问近好。

七月十七日辰刻

攻无为不能从裕溪口进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已初接十八早荻港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淮扬水师，除东门宝塔下一营查巡厘卡，东流一营驻防该县兼走杂差外，余皆在上游未来。待其到时，即飭令赴下游泥汊一带。蔡国祥一营，前接弟信，令其在铜陵对岸之刘家渡拖堤入白湖、黄皮湖，余已札飭速去，此刻不便改飭赴无为州，朝令夕改也。王明山等攻打无为州，不知从何处进口？若进裕溪口，则断断不可。该处口门最窄，两岸有陆贼，中间无贼驳船，恐水师深入吃亏。各营官皆有勇无谋，弟于水师亦系外行，切莫乱出主意，致误水中大局。除裕溪口之外，他处或易于进兵，余不遥制也。

廉令禀阅过，陈守甫于十八接印。租课归本府，决非陈手之事。廉亦糊涂，或信书吏局绅之言，不甚了了，候再查明。潜山所办撑木，余昨告首府，归余处发经费矣。季弟病已全愈，极盛之际，办事宜加倍小心。至嘱至嘱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二十日已正

宜了解地势处处严防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贼匪于地势之远近、方向之东西全不了了，宜其屡败不振，然官兵亦自当处处严防。今宁国虽已克复，吾于旌德、三溪一路，犹不敢疏忽也。

闻九洲之北，李世忠已开河一道，可通舟楫。洲上之贼，应不能再犯北岸。吉左两营，弟调至金柱关，当无他虑。多公调石清吉十营至金陵会剿，鲍军亦可由东坝、溧水而至金陵。八月以后，弟处当不孤矣。

六月二十二日

再嘱危急时莫靠他人

沅弟左右：

日内因风雨严寒，长夜深黑，正切焦虑。防守严密，实有把握，为之大慰。只要雨后墙垣无变症，江滨水固无变症，则虽久不解围，亦自无妨。

柴炭一项，今日派人至张家滩、殷家汇收买，若买得几十船装下金陵，亦有小补。白齐文来援之事，余信语气与弟寄少荃信语气相吻合。总之，危急之际，莫靠他人，专靠自己，乃是稳着。弟惟专待新勇到齐出濠一战，不必别有盼望。

礮炮交委员带回，甚是。在人不在器之说，余言终当验也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询野战时有几分把握否

沅弟左右：

金陵解围一案，季弟请奖一节，实不宜形诸公牒。在我既不能奏请奖弟，在官、李又不能不奏军情，专奏保奖，陈述数行，徒觉词费。

朝廷立法，所以待大员子弟防范颇严，如在京不准保送军机，不准保送御史，皆因其声势较广，恐其营私树党。咸丰初元，孙符卿保杜芝农之子，杜保孙之侄，当时物论切讥之。季弟劳积虽多，吾二人只可置之不议，方今督兵者，如胜、袁、都公，皆有子弟在营，若非皇上特恩，皆只能叙“不敢仰邀议叙”六字而已。

朱云岩昨日一禀，言旌德万分危急，吾调周万倬由泾县往援，不知赶得上否。看来宁国纵能幸保，而徽、池与江西必难瓦全，不知决裂始于何处耳！吾前两次寄信，嘱弟以追为退，曾商之左中丞。兹接渠回信，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，与弟前后各信多相同者。惟渠言外之意，觉弟兵不可野战。吾则因金陵士卒用命，乐为之死，觉弟兵尽可野战。不知弟自度己力，野战果有几分把握否？要之能得众心，未有不可酣战之理。望弟决从余计，分作两大支。一支呆兵，屯扎金陵；一支活兵，凡金柱、东坝、小丹阳、二漂、句容等处，听弟择地而驻，相机而进。有急则两支互相救应，去金陵总在二百里内外也，何如？

十月二十三日

闻徽州日内危急之至

沅弟左右：

余于二十一日自裕溪口至运漕，二十二早与杏南别，是夜宿无为州。未刻至石涧埠一看，地势旷衍，十一营尚嫌散漫单薄，幸毛、刘两人均属结实可恃，或无他虑。若贼以去年扑金陵之法扑该处，则危道也。南岸之事，余与春霆约先打水阳镇。金宝圩若可进兵，则速打该圩；若万不能进兵，则由建平以攻东坝。闻徽州日内危急之至，余即日回省料理一切。家信五件、油纸二刀寄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无为州城外 二月二十二夜

苗沛霖复叛皇上震怒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日接初二日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无警，惟曾璞山于初六日报贼复至六安，旋又于初七日报回窜之贼被围击退，皆不足信。究之忠酋之或东或否，陈大礪所、马融和与忠酋之或分或否，苗沛霖、李世忠与忠酋之或通或否，皆不深知，故调度多不合宜也。

春霆由巢北进兵，数百里内寸草不生，办柴极难，子药米粮转运亦殊不易，不知何日始至枯旱、炯炆。苗逆复叛，皇上震怒，命僧邱由山东返旆旋皖会剿，命余与希庵堵剿，此后或不至更行议抚。只要贼不犯鄂，蒋、毛、成三军或足以了办苗案。

六安搜得忠酋伪文，似李世忠亦与之暗通。刻下兵力只此，不敢扬薪下之火也。皖南久无来信。但闻二十五日大捷之后，歙、休、黟三县肃清。刘克庵将由黟赴景镇，自内打出，不知果成行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四月初十日

再，李宝贤带来六百余人，据称精壮老勇，意欲另开一营，余断不允。弟处每营病者百余人，如需补缺之勇，则飞速寄信，可令李之新勇赴雨花台也。又行。

军威大振谋敌仍不可不慎

沅弟左右：

昨闻九洑洲已克，专人送信与弟商办一切，计八页四条，不知何日可到？旋接第十六夜报捷之书。欣悉一切。目下所急者，令萧扎二浦，以防李部之盘踞；今刘扎九洑洲中关、下关、草鞋夹一带，会同水师日夜稽查，断贼接济；令鲍扎孝陵卫一带，成合围之势。此三者，余不复备咨扎，即由弟迅速行之。军威大振，贼胆必寒，然我之谋之仍不可少一慎字。全副精神断贼之接济文报，看似小事，却有大益。

寄去京报二本。许仙屏中四十名进士，可喜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二十二日辰正

金陵之敌援虽绝而粮未断

澄弟左右：

前次发信后，旋接弟四月初一夜之信并茶叶十篓，又二篓系寄金陵沅弟者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状平安。金陵之贼，援虽绝而粮实未断，沅弟焦灼之至而无如何。幸身体平安。余派盛四去看，归云面色甚好也。江西之贼攻扑抚、建，两府俱得保全。鲍军于二十六、七等日自东坝起程，初六日自芜湖拔行，五月必可到江。又奉旨派杨厚庵督办江西、皖南军务，应可渐有起色。惟湖北之贼蹂躏过久，二十一日副都统舒保阵亡，系一马队名将，殊有关系。严中丞以道员降补，义渠暂署鄂抚，不知能平此风波否。

安徽麦收甚丰，惟天气太寒，五月初尚着棉衣二件，不知湖南亦如此否？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初三日

不可存有藐视客军之意

沅弟左右：

初二日寄去一缄，专言贼将由安陆回窜豫境，两日未接续报，不知贼果径趋西北？抑尚流连鄂境、回窜东南黄海一带？周、张二刘四军，余皆令其径赴鄂中会剿，弟宜多与通信，或一日一函，将军情详细告知。犒勇则无此巨款，或酌买马匹参支馈送统领，以聊其情。切不自恃曾立大功，兵力足敷防剿，遂存藐视客军之意。至嘱至嘱。

余昨日一疏（坚辞回江督之任）抄阅，弟视前后各疏措词俱稳妥否？顺问近好。

十二月初四日

论捻匪的长技与短处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日接弟十三四及十六日两信，比即复信，想可先到。

日来贼窜何处？由孝感而东南，则黄陂、新洲及黄州各属处处可虑。此贼故智，有时疾驰狂奔，日行百余里，连数日不少停歇；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，如蚁旋磨，忽左忽右。贼中相传秘诀曰：“多打几个圈圈，官兵之追者自疲矣。”僧王曹县之败，系贼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。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：一曰步贼长竿，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；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，必待官兵找他，他不先找官兵，得粤匪初起之诀；四曰行走剽疾，时而数日千里，时而旋磨打圈。捻之短处亦有三端：一曰全无火器，不善攻坚，只要官吏能守城池，乡民能守堡寨，贼即无粮可掳；二曰夜不扎营，散住村庄，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，协从者最易逃溃；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，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，必大受创。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。弟素有知兵之名，此次于星使在鄂之际，军事甚不得手，名望必为减损，仍当在选将练兵切实用功。一以维持大局，扫净中原之氛；一以挽回令名，间执谗慝之口。

吾复奏折昨日拜发。新正赴徐，暂接督篆，三月必切实恳辞。辛苦半生，不肯于老年博一取巧之名，被人窃笑也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卷九 为政之道

升援内阁学士

孙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号信，系四月初三日四弟在县城发者。知祖父身体康强，服刘三爷之药，旧恙已经痊愈，孙等不胜欣喜。前五月底，孙发第五号信，言大考蒙恩记名赏缎事，想家中已收到。

六月初二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，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由从四品骤升二品，超越四级，迁擢不次，惶悚实深。初六日考试教习，孙又蒙天恩派为阅卷大臣。初六日入闱，初七日王大臣点名。士子入闱者，进士、学人共三百八十余名，贡生入闱者一百七十余名。初八早发题纸，十一日发榜，十三日复试，十四日覆命。初三日谢恩及十四覆命，两次召见，奏对尚无愆误，教习取中额数共一百二十一名，湖南得取十一人，另有全单。

十七日冯树堂回南，孙寄回红顶二个、二品补服三付及他物，另有单。大约八月初旬可到省，存陈季牧家中。望大人于中秋前后专人至省来接，命九弟写信与季牧可也。

孙等身体平安，癖疾已将全好，头上竟看不见。孙妇及曾孙男女皆好。余俟续具。

孙谨稟 六月十七日

说明京察三项之内容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十日曾寄家信，甚为详备。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，领悉一切。

今年大京察，侍郎中休致者二人，德远村（厚）、冯吾园（芝）两先生也。余即补吾园先生之缺。向来三载考绩，外官谓之大计，京官谓之京察。京察分三项。一、二品大员及三品之副都御史，皇上皆能记忆，其人不必引见，御笔自下谕，以为彰瘡。此一项也。自宗人府丞以下，凡三、四、五品京堂皆引见，有黜而无陟。前丙午在碾儿胡同时，间壁学士奎光，即引见休致者也。此一项也。自五品而下，如翰林、内阁、御史、六部，由各堂官考察，分别一、二、三等。一等则放府道，从前如劳辛阶、易念园，今年如陈竹伯，皆京察一等也。此一项也。

余自到礼部，比从前较忙冗，恨不得有人帮办寓中琐杂事，然以家中祖父之病，父、叔勤苦已极，诸弟万无来京之理。且如温弟在京，余方再三劝诱，令之南归，今岂肯再蹈覆辙，令之北来？

江岷樵以拣发之官浙江，补缺不知何时。余因温弟临别叮嘱之言，荐邓星阶偕岷樵往浙，岷樵既应允矣。适徐芸渠请星阶教书，星即就徐馆，言定秋间仍往浙依江。江亦应允。邹墨林自河南来京，意欲捐教，现寓圆通观，其为人实诚笃君子也。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数天，现已痊愈。

黄正斋竟为本部司员，颇难为情。余一切循谦恭之道，欲破除藩篱，而黄总不免拘谨，余现尚未换绿呢车，惟添一骡。盖八日一赴园，不能不养三牲口也。书不一一。

敬体父训应公而忘私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。厥后折差久不来，是以月馀无家书。五月十二折并来，接到家中四号信，乃四月一日所发者。具悉一切。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。

京寓一切平安。癖疾又大愈矣，比去年六月更无形迹。去年六月之愈，已为五年来所未有，今又过之。或者从此日退，不复能为恶矣。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虑，久而弥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题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”，经文题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；有容，德乃大”，赋得“濂溪乐处”得“焉”字。

二十六日，余又进一谏疏，敬陈圣德三端，预防流弊。其言颇过激切，而圣量如海，尚能容纳，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！余之意，盖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为不尊；堂上则诰封三代，儿子则荫任六品，不为不荣。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，更待何时乃可建言？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恶自然。满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，将来恐一念骄矜，遂至恶直而好谀，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，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。此余区区之本意也。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，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。欲以此疏稍挽风气，冀在廷皆趋于骨鲠，而遇事不敢退缩。此余区区之余意也。

折子初上之时，余意恐犯不测之威，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。不意圣慈含容，典赐矜全。自是以后，余益当尽忠报国，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。然此后折奏虽多，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。此折尚蒙优容，则以后奏折，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。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，毋以余奏折不慎，或以戆直干天威为为虑也。

父亲每次家书，皆教我尽忠图报，不必系念家事。余敬体吾父之教训，是以公尔忘私，国尔忘家。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，即一心以国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于意中。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即未往赴考。侍即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即考差而得者三人：瑞常、花沙纳、张芾是也。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灵桂、福济、王广荫是也。今年侍即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。是日题“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”，诗题“楼观沧海日”得“涛”字。五月初一放云贵差，十二放两广、福建三省，名见京报内，兹不另录。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，诗亦工妥，应可一得，以救积困。

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。余不次当写信与之。霞仙得县首，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。

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，又送钱至我家求请封典，义不可辞。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，已在正月二十六成诏之后，不知尚可办否？当再向吏部查明。如不可办，则当俟明年四月升耐恩诏，乃可呈请。若并升耐之时推恩不能及于外官，则当以钱退还。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请，须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、汉口之信皆已接到。行路之难，乃至于此！自汉口以后，想

一路载福星矣。刘午峰、张星垣、陈谷堂之银皆可收，刘、陈尤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。然交际之道，与其失之滥，不若失之隘。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以欣慰者也。西垣四月二十九到京，住余宅内，大约八月可出都。

此次所寄折底，如欧阳家、汪家及诸亲族不妨钞送共阅。见余忝窃高位，亦欲忠直图报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惧其玷辱宗族，辜负期望也。馀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函知天使致祭礼仪

澄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周有元带来之缄，十四日接胡立名带来之缄，皆弟二十三、四日在县城所发者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杭州、余杭皆于二月二十四日克复。鲍春霆攻剿句容，于三月初七日克复。大致极为顺遂。惟金陵城贼坚守如常，并无粮尽确耗，又新插麦禾甚多，竟不知何日始能了此公案！江西之贼尚在南丰、新城，其气甚衰，逃者甚众，应不能为害他方，惟广东之贼强悍，无散归之志，终当变成流贼，蔓延闽粤两湖，是可虑耳。

县中文庙费在万串以外，余当捐五百串，以为之倡，此外各营凑捐，当易成事。

季弟专祠，即卖南门之专祠亦无不可。谕祭文到日，遣官致祭。其遣来之官，即天使也。京师大员得邀谕祭者，系礼部堂官充天使。余曾充过数次。奠酒三杯，天使立而不跪。读文毕，天使三揖而退，孝子跪迎跪送。丧家以酒席陪敬天使，并赠送袍褂、朝珠、冠补等物。极多八色，少或六色、四色。此京中以尚书、侍郎充天使者之概也。外间充天使者，从前陶文毅家，系省城派道员前往。近来罗、李、王家，皆系派本县知县，其仪注如何，余不得知也。

荷亭之侄信渠至今未到。守之早已自皖起程，须绕至宜昌一看家眷，计三月必到湖南。邓寅皆兄总以到馆为妙，渠非愿受干修之人，余亦向不肯荐干馆。天下不义之财，干亦其一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三月十四日

不可轻易出头露面干预公事

澄弟左右：

前月二十八日接弟十五日所发排单一信，痛悉惠妹于十四日未刻去世。吾同产骨肉九人，至是仅存吾与弟暨沅弟三人矣，哀哉！自丁巳至今八载，亲属死丧九人（合陈氏妾则十人）。久处兵戈之中，畏闻哀戚之事。昆八外甥适于是日由金陵来皖，因催令登舟上行，而未将讣音告之，大约至湘潭等处始得闻知。

金陵围师稳固如常。霆军于二十一日攻克金坛，现调春霆统率全军救援江西，须俟李少荃派兵接防东坝、句容后，鲍军乃能上行，大约起程在两月以后。比又派周军门宽世、金逸亭两军救援江西，共八千人，当在十日内由安庆起行。湖北之贼已由枣阳等处下窜，将自皖境救拔金陵。闻发、捻近三十万，实属应接不暇。江西之贼若至瑞、袁等处，则湖南处处须设防兵。如

有调弟带兵出境防剿者，弟千万不可应允。即在本县办团，亦须另举贤员为首，弟不可挺身当先。吾与沅弟久苦兵间，现在群疑众谤，常有畏祸之心。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，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。树堂劝弟不可干预公事，吾已作函谢之。并劝其出山，或蜀或粤矣。

去年十一月十四日，余寄温弟妇银一百两、燕菜二匣作贺生礼，至今未接回信，不知果寄到否？祈示复。兹又寄去银一百五十两作惠妹贖仪，叶亭归时已带五十金去矣，请妥交。即问近好。

四月初四日

告知至扬州等地阅兵

澄、沅弟左右：

自八月十三日出门至淮、扬等处，久未寄信，殊以为歉。而接弟等信三次。第一次沅弟信中有欧阳牧云讣音，阅之不胜忧惋。本日得澄弟寄纪泽信，中有筱澄侄八月十九生子喜报，阅之不胜欢欣。兄之望甲三得子，与澄弟之望甲五得子，此其心之同，众人所共知者也。沅弟之与两兄同心，亦众所共知者也。今甲五上托祖宗之福，如愿而偿，将来甲三或亦相继而起。老年兄弟心中只有此事要紧。贺贺。

兄自八月十八至扬，阅操三日，二十二日起行。二十八日至清江，阅操三日，九月初三起行。初七至徐州，已阅一日。日内身体小有不适，幸渐痊愈。即当南旋至常、镇、苏、松等郡校阅，大约十月二十前后可以完竣。人客繁多，较之在署更为劳剧。所幸江南今年丰熟，所过无颠连憔悴之状，为之少慰。老年记性愈坏，精力益散，于文武贤否、军民利弊全无体察，在疆吏中最为懈弛，则又为之大愧。

闻法国于天津之事总输服，现已派轮船七八号前来中国搦战，不知确否。果尔，则上海、江宁皆将震扰。久作达官，深虑蹈叶相未路之衍。少荃时望甚好，而为各灾所困，亦颇棘手。筱荃则皂名交泰，无往不顺。

仕途巨细，皆关时运。余持此说久矣，然亦只可言于仕宦；若家事，亦虽有运，然以尽人事为主，不可言运也。何如何如？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具 九月初十日

前信未发，九月十二又于邳州旧城途次接沅弟八月二十八信，具悉一切。同孙之殇，兄于七月二十六日函告两弟，不知何以久未接到？然则彼此家信之不到者多矣。剑农侄两试皆未高取，拨贡自己难望。苻卿侄则大有可图，须从大卷切实用功。二陈书法何如？诗赋何如？所争只有一二人间耳。

舒伯鲁之子运昌即为意臣所托，自应即予督销局一差。惟盐销极滞，而余屡札支空衙薪水，亦颇畏局中讥议。

《文征·序》业已寄去，到否？兄阅毕徐州弁兵归来，已行二日。他病皆愈，惟目疾似又增剧，但冀留得一隙之光与两弟相见。再候近好。兄又草（十二夜旧邳州）。

外，刘毅斋信托速寄。

